

春航集



春航集



印 刊 所 行 發 總 局 書 益 廣 海 上

992.071

281=2

12



3 0568 6762 9

集 航 春

血淚碑本事

亞子



血淚碑主人青年石如玉。女士梁如珍。俱吳門人。同筆硯于某校。學業傾其曹。星期日校中有演說會。旣竣事。儕輩盡散。獨二人留。如玉憤同學少年之腐敗。慷慨發論。如珍聞而贊之。遂相與互談身世。如玉早喪母。獨老父宦遊京師。如珍則父母俱存。且有女兄。顧驕縱不與妹相能。如珍引以爲憾事。二一人方傾道胸臆。而石氏僕自北來。以父病促如玉往省。乃珍重告別。如玉卽到都門。見父病甚危。念歷史有割股事。皇遽中姑一試。和藥以進。病良愈。因留京侍父。會如珍父携眷赴公車。未至京。忽遭盜刦。行李蕩然。幸如玉適出游。無意中相值。邀至旅邸。解衣推食。喜可知也。嗣梁父通籍典試湖南。而如珍奉母姊寓石邸。如

劇史

159122



故匪人陸文卿者。當梁氏眷屬入都時。曾於道左私窺如珍姊妹。涎其艷密。謀諸揚州張嫗。飾爲嫗女。夤緣進石邸。遂與如珍女兒有染。復思覬覦如珍。夜入如玉室。得如珍書柬。頗致情款。遽竊歸。欲因而劫持之。以遂所欲。當文卿之與張嫗謀也。有竊賊崔虎者。伺于門外。盡聞其秘。是夜亦洞穴入邸。值文卿于暗中。文卿疑爲鬼魅。皇駭中遺柬于地。爲崔虎所得。虎旣拾柬。復聞文卿自語。稔石梁情好事。欲僞爲如玉。以欺如珍。誤叩梁母門。爲所持急切。不得脫。竟斃梁母于懷中。盜玉鍔一遺柬。尸側而遁。明晨。如珍入母室。見戶駭哭。姊氏及文卿並至。文卿拾柬。私與梁姊謀。誣如珍不貞。弑母。以柬爲證。控諸官吏。逮如珍。法庭訊問。不承則拶其纖指。量絕復蘇。踣地呼冤。時如玉已聞耗。逕來觀訊。痛如珍纖弱。不任受嚴刑。挺身自承。與如珍有私。實斃梁母。如珍不得已。亦誣服。遂分拘獄中。此第一二本之概略也。

崔虎旣肇禍。卽亡命綠林。與盜魁劉大刀行劫某宦家。殺其眷屬。某宦訴之于

集 航 春

更追捕亟。遂就逮。與如玉同繫。而如珍獄舍。則在比隣。顧兩不相知也。石氏僕入獄探少主。爲言老人思念良苦。久且得疾。主僕相對唏噓。已而僕出。如玉感懷身世。益痛哭失聲。如珍聞之。託獄卒探詢。知爲如玉。相與嚮壁問答。各訴冤苦。如玉言凶人干紀。倅脫法網。反嫁禍他人。卑劣可恥。將非盜之俠者。遂頓足大罵。適爲崔虎所聞。驚詢事實。慨承洞悉斯案本源。因謂如玉。子第能鳴冤于堂上。我任證人。則昭雪可期也。如玉驚喜過望。明日。僕復來語以故。石父遂逕謁官陳請。官召崔虎詰之。虎自承無難色。官疑其受梁石兩家賄。不之信。虎出玉鑷爲據。事遂得白。以肩輿送如珍如玉歸。初。陸文卿旣陷如珍。恐日久事露。旋遯去。至是復携薦書入石邸。爲傭人。石父納之。使事如玉。遂復與梁姊相狎。顧意終不能忘如珍。一夕。如珍詣如玉室。譚藝論文。間以音樂琴聲一奏。高響入雲。細語喁喁。溫馨心上。臨別。訂明晨過訪之約而去。文卿適執役於側。旣涎如珍。復嫉如玉。殺機遽發。明日晨興。如玉方盥漱。文卿自後扼其喉。水湧。

氣絕仆地。文卿僞爲不知也者。自歸寢室高臥。如珍踐前約。至見尸呼號。家衆畢集。延官吏驗視。妄指如珍爲殺人者。捕歸拷訊。如珍慄於嚴刑。又復誣服。遂入獄定讞待決。此第三四本之概略也。

如玉旣暴卒。殯于江蘇會館。儀從甚盛。館人之擊柝者。涎其含歛之物。中夜發棺。而如玉忽蹶然起。蓋已復生矣。因送歸邸舍。延醫調護。親朋間訊者畢至。顧獨無如珍。如玉以爲如珍且負已也。意怏怏不樂。老僕問故。太息曰。公子猶念若耶。公子旣被害。官吏驗視者。謂若實殺公子。已捕治定獄。聞今日將赴法場。縗首矣。公子猶念若耶。如玉驚駭幾暈絕。謂扼我喉者。實一男子。奈何誣及閨秀。且天下安有殺人梁如珍者。彼堂皇南面。無折獄之才。徒以嚴刑相恫嚇。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况如珍一弱女子。安能任楚毒。其誣服固宜。顧如珍由我而死。我不救。如珍何以爲人。遂奮起欲赴法場。僕奔告老父。禁阻之。錮諸寢室。父去。如玉卒奪門狂走。屢躡屢起。踉蹌奔至初問官以劉崔二盜及如珍獄上。得

春航集

朝旨斬二盜而綾如珍卽日縛送市曹行刑。劉崔談笑如恆。如珍神情慘澹。不語亦不泣。監刑者提訊詢冤否。第微搖其首。蓋胸中之奇冤殊慘。知非皆庸聾。瞷之官吏所能喻也。旣斬劉崔。次第將及如珍。伍伯掖如珍跪地上。背縛綾架。以繩繫其頸。如珍方瞑目待盡。而如玉顚仆至矣。直奔綾架。揮退伍伯。以臂枕如珍頸。監刑者叱問何人。曰我石如玉也。汝曹誣梁如珍殺我嚴刑誣服。今我實未死。且明知扼我喉者爲一男子。汝曹奈何視人命如蝼蟻。尙欲冤殺如珍耶。監刑者相顧失色。期期言曰。今誠知梁如珍冤。奈朝旨已下。何汝速去。毋溷乃公事可也。如玉怒且窘厲聲曰。汝必欲殺梁如珍者。我且與如珍同命。遂取如珍頸上之繩。並繫己頸。監刑者亦窘許緩決。請命上官。遂退去。隸役亦鳥獸散。獨梁石二人同跪綾臺之上。如玉目光閃閃。搘淚視如珍。若不勝其憐惜者。如珍香頸枕如玉臂。星眸微啓。復闔。蓋倩魂驚暈。猶未全蘇也。劇中演至此。劇場之幕忽下。而第五六本終矣。

春

航

集

如珍自絞台遇救。釋歸寧家。而老父自湖南回京。千生萬刲。骨肉重圓。悲喜交集。至流涕不可仰視。石父以如珍與如玉爲患難生死之交。感情至篤。冀遂其雙栖之願。求婚於梁父。得其允治。方謂苦盡甘來。從此有情人都成眷屬矣。乃鶯牒方諧。驪歌遽唱。石父奉朝旨巡撫浙江。而遼陽鬚匪猖獗。梁父復拜率兵平亂之命。各携兒女分道揚鑣。臨行祖餞江干。互晉杯酒。一聲珍重。淚滿羅巾。遂悵然揮手而別。梁父東征中道。至牛莊稅駕。而陸文卿者。固已先在矣。初文卿旣扼斃如玉。濯事終敗。露託母病出石邸。遁跡遼陽。繼聞梁公挈眷來牛莊。奸謀復熾。投身行轅。自言盡悉賊中虛實。願任偵探之役。梁公惑而遣之。文卿入賊巢。言大兵旦夕且至。非乘夜刦殺梁公。若曹無噍類矣。賊渠亦爲所動。引羣盜襲刦梁邸。梁公被執。擁至僻野。不屈見殺。如珍姊妹宿內寢。聞警。遣老僕出探。忽文卿持刀闖入。大言梁公主僕。並已遇害。我特來救汝。不速行者。命且立。盡。梁姊識文卿面。大喜。並以危詞脅如珍。如珍詢若。非。陸。文。卿。執。傭。奴。役。於。

集航春

石邸者耶。果誰害石公子者。若當有以語我來。文卿坦然自承。且出語不遜。如珍悲憤奪刀斫文卿。不中爲所持。慷慨祈死。文卿因以好語給之。謂前言戲耳。行當護若至杭州。與公子相見。無他腸也。如珍明知兒人巨測。顧別無生路。亦不得不委曲應之。文卿復與梁姊私結爲夫婦。娶如珍呼姊婿。如珍恚甚。亦姑給之。謂迨至杭後。再如命未晚也。已而行抵海上。夜宿旅館。文卿復申前請。遣梁姊逼脅至。再如珍忍無可忍。舒纖掌攔不肖。姊頰文卿大怒。與梁姊比面擊如珍。仆諸地下。鞭笞交下。體無完膚。同行一女傭。扶掖避去。如珍猶謂文卿爲若計撲死我。良得否則我一日不死。若卽一日不得安枕。臥母以弱女子爲易欺也。復告姊氏。若與我同懷。相關痛癢。今父母俱喪。若忍蹂躪我耶。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旣生獸姊。何又生我。文卿聞言愈怒。命鏑之別室。而女傭來報。如珍血湧自口中出。昏暈不省人事。染姊謂賤婢子不識利害。死不足惜。甚快我意。文卿因設計鬻諸勾欄。旣定議。卽扶如珍出。慰以溫語。謂乘車至病院調治。遽

落陷。穿如珍憊甚。身不能自主也。居數旬。病漸痊可。妓家懼其復發。亦未敢過事凌迫。一日倚樓憑眺。忽正者蹣跚至。仰面乞食。諦視之。則舊時老僕也。相見各大駭異。僕謂老主人已殉難。女公子奈何在此。如珍揮手戒勿言。自窗際擲銀圓數枚。告以速赴杭州。求石公子來援我。毋誤事機。僕拾錢欲啓程赴杭。而如玉遽至。相值于道。蓋梁公凶耗達浙江。如玉求如珍消息不獲。積念且成疾。因奉父命來滬上。欲蹤跡如珍也。梁僕具述前遇。急行至妓寮。以重金贖如珍歸。假室旅邸。如珍道別後事。且泣且語。至傷心處。輒嘔血不止。白衣被體。血漬斑斑。如點染。末言自落勾欄。義無苟活。徒以萬一之想。忍死待君。今幸還我。清淨女兒。身得復覩。天日顧病入膏肓。已無生理。追念曩日愛情。先人成命。言猶在耳。生不能執箕帚。死猶當上君家丘壠。君苟許我。則簿命人含笑入地。永永瞑目。所憾者大仇未報耳。他日刺仇人之心。祭薄命人墓上。願郎君努力。妾志遂矣。語訖。復嘔血數口。暈絕地上。竟死。如玉携棺歸葬吳門。思踐復仇之約時。

集 航 春

文卿與梁姊亦還吳。居梁氏舊宅。儼然稱伉儷。如玉夜入其室。手刃梁姊。與文卿苦鬪良久。終仆而殺之。剝二人心。祭如珍新。冢奠畢。以頭觸墓碑。亦死。橫尸墓道之前。劇中演至此。如珍靈魂忽潛自墓後出。掖如玉尸。起挽臂並立。對衆陳詞。略謂無鬼之說。今已大昌。我儕豈是。煽迷信之惡波者。特全劇悲多懼少。而結局又復如此。令人喪氣。不得不現。刦後之身。藉慰有情人。希望禮拜堂在邇。我儕當舉行婚禮去矣。言畢。雙行入室。劇場之幕遂下。蓋第七八本告終。而全劇亦于以竣事矣。

集 航 春

劇 史

+

伶史錄天鐸報

雜 築



鐵漢

小子和卽馮旭初唱花旦兼青衣丰裁秀美態度幽媚與尋常花旦一味淫蕩者迥然不同扮演新戲尤爲摹仿得神庚子歲予客漢皋子和方在童齡與七盞燈小寶成等同隸滿春園予雖許其必成名伶特亦視爲小桂鳳小桂林之儔耳至滬後聲價日起然在新舞台時所演各戲尙有時伶陋習間作時世粧尤覺妖豔異常究與改良戲曲宗旨不合不料一至大舞台竟能痛改前非力爭上游神情靜睦純是閨門氣度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諒哉斯言惟演青衣戲喉音雖亦清亮終覽浮而不實未免美猶有憾。

劇談錄時報

雜 築

雍千

余不諸戲。而雅嗜作壁上觀。滬上舞台林立。新劇尤汗牛充棟。求其差强人意者。實如鳳毛麟角。不可多覩。客廳觀拿破崙明末遺恨二劇。纏綿悱惻。令人泣數行下。悲劇至此。嘆觀止矣。後觀新茶花禽海石諸劇。不終幕即欲引去。蓋如初從大羅天來。飽聽鈞天廣樂。人間俚曲。尚足聞乎。厥後意怏怏以未能聆天上妙曲爲憾。及覩春航血淚碑。始跫喜謂余寤寐求之者。乃於十里紅塵中。得之。然除春航小雲外。餘子碌碌。多不足觀。且多舊戲習氣。劇本復蕪雜不純。披沙揀金。觀者誠煞費苦心矣。

居恒無事。常思化身爲生公。說破千重孽障。使今之瑊亮和好。如初各盡心力。合演新劇。則雀躍而大歡喜者。詎僅生一人而已哉。

前日於鴻廣處。得睹倩桃書略。云春航以天上麗人現人間。諸相文人之傾倒。有以也。消夏期中。頗思羈旅滬濱。一聆天上妙奏。無如攀巔有杖。纏腰無錢。行不得也。哥哥徒增惆悵而已。伶人之技。文人之筆。其魔人之力。堪稱雙絕。

花部寄譚 同前

阿 嚴

昨夕觀小子和演獨占。自我不見三易寒暑矣。若以丹桂計。則實八年以庚戌之在新劇場。包廂距離太遠。祇如霧裏看花。未得較量。眉黛也風流張緒。非復當年老大徐娘。僅存丰韻。良時易過。顧影誰憐。旣悔從前領略之疎。轉恨今日相看之近。僕在第四黨中。固自命不貳者。疇昔之夜。不禁心動。駁駁有跨黨之勢。甚矣忠臣之難爲也。丈文山。黃石齋之獨有千秋者。正以其見繫經年。被囚累月。鼎鐘在後。刀鋸在前。而此心不動耳。嗟夫。此長樂老人之衣鉢。所以遍天下歟。

集 航 春

雜 緝

近來上海之舞台。人材輜輶。固已極視聽之娛矣。但以好尚不同。品題自異。而爭論遂起。若老生中之譚鑫培。劉鴻昇。花旦中之馮春航。賈璧雲。則尤問題中之最難解決者。顧譚劉之工拙。已臆爲軒輊矣。若馮賈之燕瘦環肥。各有其態。春蘭。秋菊。獨際其時。則殊不敢爲左右袒。恐以黨見。生惡感也。昨觀璧雲之杜

十娘座間有若憶馮郎而堅以二人之優劣異同爲問者。唯遜謝不敏。請俟諸世界末日。敬聽萬能上帝之裁判而已。

編輯餘藩錄民信報

獨笑

久不見馮春航。一昨翩然來訪。適以事他出。乃留一小影而去。仙雲換影。香色依然。其拳拳于滄江故人。意良可感。回首七年前。尊邊翠袖。書外銀簫。此樂已不可復得。並念吾友亞子江鄉寥寂。惓念前塵。其亦淚滿青衫否。

其二

樓農

血淚碑一劇爲馮春航生平得意之作。昨日吳鐘新劇社適演此劇。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以逆臆料之。有君磬無我天樹。憐影諸子。輔佐其間。必有可觀者。在。若使余友亞子見之。其感觸又當何如。

其三

槩子

昨見亞子寄獨笑書。獨臥滄江。猶憐倦于銀尊。檀板間。系詩一律。乃題春郎小

影者詩曰翠袖銀簫事豈真無多綺夢已成塵畫圖至竟留吳苑環佩誰教去漢濱未必忘情真太上儘多秋土解傷春荒江老屋淒寒甚何處拈花絕代人今已並小影同載入增刊中矣。

賈璧雲南來一時傾動海上而亞子劍華諸君又復醉心馮春航故有馮黨賈黨之目余則終不能忘毛郎韻珂蓋平情而論璧雲以姿態勝春航以格調勝韻珂別以韻致勝也。

紅樓夢新劇人物表 同前

老 爪

寶釵

馮春航

黛玉

毛韻珂

賈璧雲

湘雲

馮春航

趙文遺

林顰卿

孫喜雲

惜春

馮春航

周鳳文

周鳳文

馮春航

馮春航

周鳳文

馮春航

馮春航

馮春航

周鳳文

馮春航

馮春航

馮春航

周鳳文

馮春航

馮春航

馮春航

周鳳文

馮春航

馮春航

馮春航

集 航 春

賈母	李百歲	王夫人	一盞燈	薛姨媽	周鳳林
尤二姐	小桂枝	尤三姐	陸紅冰	平兒	劉禹臣
彩雲	月月紅	多姑娘	湯雙鳳	北靜王	朱素雲
柳湘蓮	趙君玉	賈政	潘月樵	賈雨村	夏月珊
甄士隱	貴俊卿	薛蟠	馬飛珠	賈璉	呂月樵
賈瑞	邱蕊卿	賈環	印治雲	焦大	馮志奎
焙茗	范少山				
昨閱民立報。大隱所擬紅樓夢劇中諸角。如小朵之寶釵。佩秋之夔人。黃三之 焦大。惟妙惟肖。如見其人。歎爲無兩。但鄙意瑤卿之黛玉。嫌身量太長。鼻葱太 高。態度亦不甚似。不如使作王熙鳳之妙也。路王山作熙鳳亦佳。惜容顏衰 矣。今就滬上諸角。合爐鑄之。熙鳳一角。實難其人。不得已以蝶仙充數。頗不愜 心。可卿晴雯兩角。均非賈郎不辦。故兩用之。好在一先一後。不相觸也。而黛玉。					

一角踏破芒鞋。覓偏中國。舍馮郎外。莫能當選者。雖馮郎往漢。舉然果欲排演此劇。非招之不可。質諸大隱。以爲何如。質諸柳亞子。又以爲何如。

馮春航與賈璧雲錄中華民報

義華

璧雲北方著名花旦也。初入京師。卽負盛名。士夫公卿。日相過從。聲譽之隆。一時竟立賈黨。而春航亦負時望于南方。文人騷客。多爲傾倒。譽之者稱爲南方第一名目。是二人實勢均力敵。一爲南方之巨擘。一爲北地之領袖。其優劣之分。實有南北勝敗之關係存焉。考璧雲所善之戲。爲紅梅閣。梵王宮等。而春航不能也。春航所長之作。爲刑律改良。血淚碑等。而璧雲不能也。二人各有其長。不能相較。然演劇之品格。則有高下之判。曰春航清而璧雲濁。是也。春航演戲。如名手寫畫。隨意下筆。不加修飾。而神情自然。璧雲則類雕刻者之象物。刻意經營。絲毫不苟。雖曰神完氣足。然而品則不若。故於此細細辨別。則二人之高下。見矣。雖然。璧雲之旖旎風光。柔情百結。實爲一時名手。又豈碌碌者流。所可。

同日語哉。

論春航與璧雲同前

義華

馮春航執海上花旦之牛耳數者年於茲矣。自客歲賈璧雲來滬。一般人士遂移其目光於賈。而馮於之觀念。因以淡薄。於是馮賈兩黨爲見地之不同。發爲評論。各譽所私。彼此辨難。余固黨馮者也。於二人之比較。已略見諸昔日。然猶未能盡也。前昨兩日。吾友趙子雨蒼。所論璧雲之丈。言皆中肯。而某君不察。一再紛辨。刺刺不休。謂馮大不如賈。余也無似。不敢承某君之意。變其素旨。爰申論之。某君幸垂聽焉。

某君之言曰。馮於舊劇。未能深造。所恃以傾動人士者。不過幾齣新劇。不足爲奇。賈則京秦各處。皆能登峯造極。新劇如杜十娘花魁女等。亦較馮爲佳。嗟乎。某君言之謬矣。馮於舊劇。夙有研究。如陰陽河梅龍鎮等戲。旖旎動人。慙慙可掬。確爲難能可貴。此有目者所共見。非余一人云然也。况戲無新舊。以能動人。

爲貴。馮演情海宦海潮等戲，處處妥貼，無不合戲中人身分。而血淚碑杜十娘花魁女黑籍冤魂四劇，尤爲空前絕後之作。豈賈璧雲所能企及。有人觀其黑籍冤魂歸告余曰：馮之演此，我幾疑其真，不知其爲演戲也。又有觀其血淚碑者，爲之淚下。比皆確在證據，非余之虛言也。璧雲演戲，描摹戲情，亦不過略勝平庸其特長之處，僅在回眸一笑，差堪動人。餘則不能焉。至於聲音美惡之懸殊，不啻天壤之隔。準上言之，聲音技藝，固不遠甚。如此而欲與馮爭短長，難矣。而海上人士，竟有爲璧雲眼角所勾攝，而不知自返，一味阿附者，斯亦奇矣。雖然璧雲能投常人之所好，而求一時之聲望，亦不愧一聰明兒。惜乎不能善用其聰明也。使璧雲而盡祛虛驕浮囂之氣，以從事研究，推陳出新，改革惡習，俾戲劇日趨完善，則聲譽之隆，當出今日萬倍。其價值又豈特如馮春航而已哉。

再論春航與璧雲 同前

雜纂

義華

九

春航與璧雲。昨日言之詳矣。特尙有未盡者。今再論之。春航演劇。在在有獨到之處。他人極意摹仿。終不能得其三昧。讀者有疑者乎。請舉一劇以證明之。刑律改良一劇。滬江各舞台。無不演之。試問有能似春航十一否。卽以韻珂之聰明力學。亦終不若春航之神。餘子碌碌。更無論矣。璧雲之輕盈流利。不若昔日之紫金仙。嫋嫋宛轉。不若昔日之海棠花。跌撲蹠工。又不若小桃紅。做工雖間有獨到。亦常有失着之處。未能一概稱之。即使色相炫人。終不可掩其他瑕點。况春航貌亦可。人性又靈敏。不在璧雲之下哉。苕狂之言曰。伶人演驟。當有聲有色。有才有藝。具此四長。方謂名伶。春航與璧雲才貌相若。藝則春航純而璧雲雜。聲音之較。尤相去遠甚。則四長之中。璧雲無一佔勝。而其半則失敗。旣如此。第一名旦之稱。還以讓之春航。璧雲終在其次也。雖然。人各有見。何能相強。彼崇拜璧雲者。亦自有說。在特非余之所願聞也。

春航璧雲比較觀 同前

夢 鷗

春 航 集

花旦如春航璧雲。在海上各月中可列優勝地位。然春航一派屬於溫柔。璧雲惟以貌動人。而滬上觀劇者每稱爲花旦中第一。考其所長。不過一副勾意媚眼。故觀者多爲着魔。至論其劇。雖若虹霓闌紫霞宮遺翠花等。頗屬可觀。而其演法實有未能盡善之處。論其價值。當在春航之下。因春航凡飾何人必如何人狀態。不如璧雲之千篇一律也。夢鷗以爲戲劇一道。無論新戲舊戲。以裝演得體爲合格。至若歌喉之宛轉。嗓音之清脆。字眼之清澈。皆當一一求之。昨閱雙雲之劇評。稱道義華茗狂兩人所著之論。夢鷗以爲義華茗狂兩人語語確切。字字斟酌。却是評論者之眞實言論也。夢鷗不揣愚昧。草爲此作。捫心自問。實平心之論。非有私意存乎其間。以汚璧雲之名。揚春航之美爲快也。識者其許我乎。

春航璧雲同負一時盛名。海上人士。左之右之。互爲軒輊。茗狂與我。始終左馮者也。所言已見前報。茲得夢鷗惠稿。亦以爲賈不如馮。此足以徵輿論之

一斑矣。來稿甚長。爲節錄如右。小子狂妄。夢鷗其母。我責義華謹識。

我亦黨馮同前

老劉

今之黨賈者。千論百諱。總不外秋波兩字。若論其藝。吾未見其有切當者也。蓋璧雲音既粗濶。肩背又駝。行路兩手搖搖擺擺。未免失之輕狂。璧雲之藝。祇能攝蕩子之魄。不足賞名士之雅。輕盈有餘。莊重不足。此其所以不能爲第一花旦也。若春航則皆無以上之疵。而發音之清越。又璧雲所不如也。雖然。二伶之伎藝。固各有所長。但雅俗之分。却有天壤之別。余日前在圖畫劇報。謂觀春航之戲。猶讀西廂。今再進而言曰。觀春航之戲。猶讀毛詩。其道德高深。非常人所能索解。孤冷之議。在所難免。况世人趨向。皆畏正而喜邪。此璧雲之時。望所由來也。總之璧雲之姿。固不能厚非。但祇能位於春航之下。若曰花旦之魁首。終當讓之春航也。

斥天醉錄圖畫劇報

也愚

集 航 春

溯自春航登台而後。馮賈黨爭之名。於以顯著。連日各報所載。其於春航也。非故作皮裏陽秋之語。卽失之過肆苛求。惟正秋先生好花須待葉扶持一語。最爲適當。乃讀今日天醉之致正秋函。於春航多方譏刺。甚有謂其壞於身體發育者。噫。天醉之言得毋失之過當歟。夫身體發育人之天然設亦欲并此而制之。試質天醉能自制其身體發育否耶。竊以爲風鑑人者務貴持平。夫今日春航之與璧雲固儼然二大派也。春航閨閣旦也。璧雲花旦也。以閨閣旦而必強與花旦較。則閨閣旦必難制勝。以不合乎社會心理也。故春航以靜穆勝。璧雲特以雙眼媚人耳。至謂其日事敷衍。抑知絢爛之後。歸於平淡。此春航之所以成爲今日之春航也。盛名之享半亦因此。求之今日。且脚中能傳春航之派者。厥唯林馨卿一人。今也如此。不惟效之者灰心恐亦爲明眼人齒冷。是必全爲妖嬈。不止若謂美在神髓之語爲不足信。則小孟七倒串。遺翠花之翠香李百歲去虹。蜡廟之張媽。又安知其美不勝過璧雲一等也。春航之病在於自負。

太過。若謂其今日之技藝。遂不如璧雲。則措詞未免太過。璧雲非不可取。而卽謂其遠過春航也。則吾不敢信。試問春航絕唱。如血淚碑烈士投海黑籍冤魂宦海潮等。璧雲敢與之較耶。夫璧雲之優爲者。春航豈不能之而不爲者。特自恐失閨閣旦之身分耳。吾作是語難之者必又謂爲春航飾非不知春航若演梵王宮遺翠花等戲忽則有不善之譏過則有輕狂之譖總之論春航者。宜必先辨其派別。而後立言。則野雞主筆。斯無失言之誚。若以尋常花旦目之。非惟不能知春航。抑且不能體貼戲中之眞昧。今卽以血淚碑一戲而言。如春航而一如璧雲。做法則梁如珍。尙有身分之可言耶。寄語春航。其速好自爲之。勿以桀犬吠堯。頓生退志。轉令若輩得遂其攻訐之心。以爲見好个人地步。須知公論不彰。由來已久。又豈獨此道而云然哉。春航其勉之。

論馮賈同前

履生

足是以悅人。藝足以化人。似伶界之色藝。果當並重矣。不知食色性也。人人之所愛也。藝則賞雅而不能賞俗者也。此藝之不及色也。雖然。色僅盛於一時。藝

則歷久而不敝。此色之不及藝也。歷觀滬上報章。馮賈優劣之辨。紛紛不休。各出其意。著爲論說。發爲歌詠。以相競爭。且有馮黨賈黨之分。此誠鞠部之韻事。歌場之創聞也。吾不知戲而喜觀戲。觀子和之戲。使我羽化而登仙。觀璧雲之戲。使我怦然而意動。心旌搖搖。莫知適從。一言以敝之。馮以藝勝。賈以色顯。馮賈之異。其在斯乎。馮久在滬上。雅負時譽。南伶無與抗敵。賈在京時。無藉藉名。及應大舞台之聘。聲價頓增。幾有後來居上之勢。盈門車馬。聯翩而至者。皆爲璧雲來也。更有青樓艷質。繡閣嬌娃。相與目挑眉語者。指不勝屈。細察滬上心理。大都重色輕藝。觀大舞台營業之發達。即足徵若輩之志趣矣。吾於此得而斷之曰。以今日而論。馮非賈敵。以後日而論。則賈與馮難同日語矣。何則。賈所恃者色耳。一旦人老珠黃。誰復有尙論及之者。不觀夫三盞燈小喜鳳乎。十年以前。不知顛倒幾許人。而今則何如。亦惟曰色衰而已矣。若璧雲者。殆其流歟。予和則不然。所謂業精於勤。久而愈工。少陵詩云。老去漸於詩律細。亦此理也。

故能知色藝之真相。卽足徵馮賈之生平。世有善觀戲者。亦以余言爲不謬乎。

其

老劉

春航集

人言春航演劇傲氣太深。吾亦以爲然。若謂其敷衍一語。吾未敢盡信。蓋值此馮賈正在競爭之時。春航豈肯敷衍。以自貶其名譽。並負馮黨歡迎之盛意。平心推之。春航此詆之來。被於驕傲太甚。其咎實亦難辭。日前天醉君謂春航演戲。常以配角不良爲詞。乃欺人之語。今璧雲在大舞台。何配角皆非常樂與認真。同一樣之角。豈獨春航處之不然云云。此論余甚佩其高見。然細思之。其中亦不無原因。緣春航演劇專尚靜穆而幽媚。與其配者須文雅瀟灑之人才方宜。是與璧雲不可同日而語。今之與春航配角。非無良好可選。實乏合宜相偶也。若云海上無良好配角。此誠不然。特春航所長之戲。多新劇一路。彼配角皆習慣者劇架子。不慣新劇舉動。故每有失之過火之病。卽如新新臺臺之趙君玉。漂亮瀟灑。在今日亦可謂獨一無二之人物。若以意料之。其與春航配必旗

鼓相當。然余尙嫌其帶有油滑之氣。不能落落大方。此亦學識不足所致。或曰。以君玉漂亮之人物。尙不可與配。子不亦褒揚春航之技過甚乎。曰非也。蓋余之所論難與其配者。非以如君玉者之技不足與之配也。乃以君玉者之技。所學不適其配也。苟春航之戲。工於艷情。如梵王宮等。則配角誠多。何患無良可配。惟其所學。皆在人所不解。備一路之戲。固如此耳。春航之戲實與璧雲不同。不特與璧雲不同。卽今之南北花旦。無一與彼相同。春航是另具一派。故觀者之眼光。亦當另出一副。觀之當以閨閣目之。不可以花旦目之。若以璧雲之心理而對於春航。則又大不然矣。譬如架子武生與武小生不同。李吉瑞乃架子武生。若眼光注意其武藝一路。則吉瑞必不可成名伶矣。總之人各有專長。彼學艷情戲者。不得不於興濃處研究。學哀情戲者。不得不於苦冷處研究。責璧雲不工苦冷。固不可。責春航不善興濃。亦不可。不過世情恆性。大抵愛興濃者多。好苦冷者少。此春航之聲望。所以難敵璧雲也。其實美女可愛。而美女更

能貞操者尤可愛。質言之。卽璧雲可愛。而春航更可愛也。然以劇論之如此。若反言之。藝高可愛。藝高而不驕傲者。更可愛。此猶春航可愛。而璧雲更可愛也。

其三

編茅

璧雲。豔麗。旭初孤高演戲。扮相各有不同也。黨爭由來本此。異點觀璧雲戲。接目卽歡。觀旭初戲。體察生敬。皆能令人拍案叫絕。評儕之士。未嘗以孤高許璧雲。至當也。至不以璧雲獎旭初。未免失察。旭初於孤高之中。蘊含璧雲不少。惜不如璧雲。豔麗之膚淺易見耳。黨賈者。以璧雲爲綱。黨馮者。以孤高持論。故無怪此抨彼擊也。其實各有所長。亦何必爭。夫旣不幸蹈入戰塵。則編茅敢以超然之忠告。進諸大雅。就一已之觀察言之耳。非敢武斷也。

余觀賈。戲祇樂。其風流綺施。餘無可言也。觀馮。戲敬。其超逸大方。旣敬之。遂亦樂甚。一樂無餘樂。由敬生二者。致人孰深。不待言。而後明。至有以體肥醜。旭初。晉沙腰硬。毀璧雲者。是皆捨長取短。求疵指纖之苛論。余不甚贊成也。總之馮

之孤高。賈未夢見而賈之艷麗。馮能以不同之法輕描淡寫出之孤高卓異艷麗深藏此吾所以稱許旭初也。

其四

天曉

春航璧雲久處於兩不相下之地位於是好春航者有所謂馮黨好璧雲者有所謂賈黨相繼發現觀各報之評語其黨爭之激烈直較國民進步兩黨爲尤甚天曉與馮與賈素無成見因近日兩黨之激戰竊欲以平允之議論出爲調停然一經握筆細爲參酌不覺其間固大有出入雖欲調停而不能茲以個人眼光所及比較於下。

春航之新劇已膾炙於人口設非富有新思想萬不足以如此璧雲之舊劇雖著名惟僅僅以艷高勝無絲毫大方氣概參而觀之賈於舊時代尚足以取歡社會至現今時代自是萬不及馮此馮賈優劣之點一旦賈宜樂戲而不宜哀戲演紅梅閣等劇尚且滿臉春色遑論其他至春航則宜哀戲而不宜樂戲演

春

航

集

花田錯等劇猶愁眉直豎。自表面觀之似各有見長。不知其間亦有可平章者。賈之樂戲徒抹粉塗脂眉挑目語適足盪人魂魄而已。馮則不然。每演一劇。幾於無處不斟酌。並能於無關緊要處插入幾句警言。足勵末俗而起頽風。此馮賈優劣之點二。論唱工。賈更不及馮。賈之音渣滓殊甚。其調且不及王蕙芳至。柳子徒以假工夫欺人。馮雖不能柳子。其二簧實出賈上。又能於新劇中操洋琴。唱洋調。以博座客之歡。不若賈之故步自封。不思改良也。此馮賈優劣之點三。卽據以上三端言之。馮與賈已有上下床之別在焉。綜而言之。觀璧雲猶舊時代之老學究。馮春航猶今日之新學家。老學究欲與新學家並駕齊驅是徒夢想而已。

其五

空 空

近日馮賈之爭亟矣。鄙人不揣冒昧。願供芻蕘。蓋人之好惡不同。於是觀念亦異。不能强人之同也。亦不克徇已而從人人。各好其所好可矣。以瑣屑之間題。

喋喋不休何爲者。今特將鄙人之意見列下。未盡之處。幸大雅君子匡正之。
 子和本青衫出身。唱白固其所長。今雖演花旦戲。而一切做工。猶有本來面目。
 故莊重不佻。有大家風競。且曾受新教育。其吐屬作工。與尋常之花旦大異。若
 配角又能得人。然後一舉一動。按步就班。此往彼來。變化百出。演者不得不賣
 力。而觀者之興味。亦隨之而起。今子和生性狷介。稍一挫折。即不能復振。毀語
 之來。蓋有由矣。賈郎之出身。不得深知。然觀其所演各劇。蓋一純粹之玩笑旦。
 也。既爲玩笑旦。則噪音稍次。不足深病。否則亦何異以唱工責小樓。而以武工
 責吉瑞乎。至於其做工。雖出神入化。然皆不越舊劇之範圍。至其配角。搭演較
 易。因此同一配角。與璧雲能出色。與子和配。則不能。綜以上之原因。而觀之。蓋
 各有所長。異曲同工。無分軒輊也。或曰。子母騎牆派乎。曰非也。按諸比例之原
 則。必須同名數。而後可得結果。今別賈之派別不同。焉從而得比較之結果乎。

其六

雜纂

戲呆

二十一

春

航

集

連日讀貴報。關於馮賈兩黨之爭執。幾不下數萬言矣。其言語之間。已居激烈之勢。鄙人願效魯仲連而排解之。諸君其許我乎。鄙人年幼無識。從學之暇。卽以劇場爲樂地。馮賈二子。尤極歡迎。評二子之色藝。賈之色清秀。而如中年女子。故演梵王宮余塘關等艷情劇。於知情不知情者之間。描摹得絲絲入扣。果非春航所能。然色爲天賦。人生有幾。現雖若是。過數年後。安知非半老徐娘。如春航者。在前數年。申地人士。無不以天仙相比。蓋此時馮未成人。而今則身體發育。減去嬌艷。不少矣。且身歷許多折磨。又排演新劇。費盡心血。有此二者。面目因之衰頹也。滬人之褒貶。無足希奇。一言以蔽之。曰棄舊喜新而已。今若有旦如賈者。則人士又將棄賈而之他矣。此二人之色。也論之於藝。則賈之於馮。相離多矣。馮之演劇。雖多消極主義。而仍不脫不離也。如其演哀情劇。道白表情。無一不注意。極哀之處。觀者無不淚下。試問賈其有若是手段乎。蓋此等處。皆須學有根源。始能感人也。馮中西學。均略有根基。如踏琴唱歌等。無一不

精排演新劇於社會受益不淺。豈若賈之一味以有關風化之作爲得意哉。又有人焉謂馮只能演哀劇而不能演喜劇。則梅龍鎮花田錯打花鼓等戲。何以皆名重一時。但不涉淫妖。不尙虛浮。不爲浪子淫女所歡迎耳。至於杜十娘內一齣峴曲。何等風雅。較之賈之小調。何啻霄壤。且馮奉師甚謹。有如此之貌。而又能循規蹈矩。品行端正如此。洵稱難得。當時與毛意見不合。後出新舞臺。雖稍放蕩。而尙不如賈之到申未一月。而惡名已洋洋入耳也。故馮除色外。樣樣高出賈一籌也。

馮賈優劣譚錄民立報

疾世

璧雲演悲劇。遠不如春航。卽其喜劇亦較春航差。一籌蓋春航演喜劇樂而不淫。璧雲則一味蕩佚。墮人於迷迷之域。故右賈者爲好淫。而右春航者爲好色。一溼一色。固迥乎不同也。

其二

雜纂

裴郎

二十三

馮賈黨爭論者多矣。但斤斤以色藝相持已落第二。義僕所主張者則兩黨黨魁與其黨人之人格問題是也。壁雲靡靡多亡國之音。又居燕中久所與狎者均慶廷親貴腥羶之俗習而與化今溥偉雖匿跡青島不獲重續墜歡而樊增祥易順鼎之徒猶是滿清遺老流連眷慕發爲歌咏不少。故國舊都之感則雖謂賈黨爲官僚派之代表可也。春航以夏氏高足久從潘月樵劉藝舟諸子遊英發高華不同。凡俗猶憶十年前在丹桂茶園演玫瑰花草命新劇一時名士咸目爲法國自由女神。卽其聲價可想矣。而吾黨中堅諸重要人物如一厂楚儉布雷劍華亞子小進可生石子諸君子又均爲十年以來文字鼓吹革命之健者。一董一齋背道而馳。吾黨與賈黨之優劣自此點觀之不已昭然大定耶。中華民報義華君謂馮賈之爭實含有南北新舊之關係。僕謂豈惟南北新舊卽民黨與官僚派之奮爭。共和主義與專制主義之激鬪。皆於是觀勝敗焉可矣。質之論者以爲然否。

其三

中郎

馮賈優劣粉墨雌黃中之朱陸鴻溝也中郎徘徊其間時存抑揚頗無成見昨從友人作北里遊聞花間姊妹評判頗悉有曰賈不悉南音鍾儀士風操之未熟有曰賈爲北道生張腰肢僵勁殊非張緒風流有曰賈長於舊劇無復新變不能代雄嗟乎梅魂菊影頗費商量瓊姊蘭姨俱歸左袒當茲四面楚歌之際卽賈黨魁亦復不能爲力况中郎並非其人乎敬謝批杷門下中郎從此絀口矣

觀劇雜誌 同前

雨

五日九時偕宗良至新新舞台觀劇蓋以春航新編孟姜女萬里尋夫哀劇於今日開演亟欲一覩爲快也至前座已人滿矣馮爲南派巨子號召觀客之盛其魔力實有過於老譚今而後始信馮黨勢力之雄大非賈黨所能及也春航長於哀劇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或謂春航於表情處不甚着力不知

春航集

過猶不及。馮之所以勝人者，即在於無情有情之中也。

是劇共十八幕。春航於花園遇美一暮出場。統觀全劇，皆臻上乘。趙君玉相配亦佳。其最沈痛者，爲拜堂遇刦。長亭痛別孟良，別家哭倒長城諸幕。宗良於此爲之揮涕不止。而吾隔座之佳人，亦淚落如串珠。又恐人見時以手帕拭之。然眼圈都遍紅矣。雖屬佳人，多情宗良，觸景生懷，別有刺激，亦可見。春航此劇之價值也。

隔座佳人之墮淚不已，余見之爲之愴然。余語宗良，是殆必有無限委屈，無限傷心者。特藉此劇一灑耳。春航能博得佳人如許，情淚其福亦正匪淺。惟輕薄少年，有於其旁竊笑者，而後嘆人情之涼淡，知音之難得也。

春航於惡僕報應一幕，能表出節女之堅忍機警。於見駕罵君一幕，能表出節女之義烈智勇。而過關唱曲一幕，歌喉婉轉，俱含哀音，是尤善於表情矣。

余曩艷稱璧雲以璧雲之媚態，特令人真個魂銷耳。及觀春航劇，乃令人淒楚。

有心入語同前

不勝感慨無窮。是可知璧雲足以使人消磨志氣。不若春航之感人之深也。以言有益身心。則吾黨春航矣。

杏痴

春航璧雲毀譽各半。自余觀之一貞一淫。迴乎有別莊生有言天下譽之而不加勸。天下毀之而不加阻。余愛春航鮮暇及璧雲茲接越流君來書知春航者並識余旨錄於左方。

偶見初六日圖畫劇報。有自具天醉者致書該社痛詆春航不遺餘力。語既狂謬文更欠通固不值識者。一嘵寧有詰責辨難之價。况春航雅韻不入俗眼。亦意中事。特尋此人銜恨春航之由。乃在粉墨雌黃之外。度彼荒僥或是品花寶鑑中奚十一。一流人耳。若聽其忘肆不致聲討。其凌轢辱質甯有止邪。平日讀貴報嘗見有亞子楚偷一厂諸君各奮雅藻張幽芳意甚盛也。去歲賈璧雲南來滬上人士一時風靡而諸君獨持之不衰。於是且聞有馮黨。

賈黨之派別矣。今者時論又謂二黨實關系南北升降之局，斯固滑稽之談。然今觀自署天醉者之言，桀犬吠堯，狺狺之狀，實不異諸報之羅織蜚語，毀謗孫黃，豈不怪哉？有斯因緣，敢代春航乞命於諸君之前。僕雖心折春航之才之美，然未嘗接尊酒之歡焉。所謂天醉者，更不知其爲伊何，而於亞子楚僧一偈，諸君亦無緣一面而僕之名亦未嘗挂馮黨名籍也。特生本好事性，復疾惡不揣冒昧相塵瀆耳。

鄭聲淫而亂國，末世小民趨之若驚。天醉伊誰獨好之耶？觀越流言，天醉其醒歟。

馮賈局外談 同前

戀 民

世人或有以馮賈汎詒戀民者。戀民曰：余也亦各擇其善者而取之，何必拘拘於馮賈哉？夫係馮南方領袖，長於二簧；賈係北地黨魁，長於梆子。故馮之拿手爲花田錯，貴妃醉酒等。劇則舊劇新劇，則賈非馮比。而賈之拿手爲梵王宮、紅梅閣等，一言

春 航 集

斷之曰春航好色而不淫璧雲淫色並尙於日角中能不淫爲上着然淫亦頗足邀發相人歡迎於是世人復曰以子之說爲之區別至矣善矣然若打花鼓陰陽河杜十娘賣油郎等劇馮賈同善則君將焉左戀民於是復曰春航之引人入勝處在脉脉含情兩相緘默時所謂淡淡春山楚楚腰無言相對已魂銷者也若璧雲則在巧笑輕顰微波流盼所謂微波巧笑輕盈渺顰笑方能動我憐者也是以賈長於打花鼓而馮長於陰陽河賈長於杜十娘相見一幕而馮長於沈寶一幕賣油郎亦然方身在大舞臺時二目注賈以爲絕天下之玉艷矣及轉入新新一觀春航則又如怨如慕泣孤舟之嫠婦動夜月之淒涼誠有不能自己者是以余比賈於南田花卉豔質秀姿而以馮比雲林草木自賞清高所謂瑜亮並生者非耶雖然請俟蘭芳來再作議論可耳南北黨其少安毋躁。

第三黨發生 同前

雜 築

中 鄭

二十九

從前理學家朱陸異同門戶紛爭擾擾不已。然其始也子靜元晦本是舊交。一言不合其端甚微。門人後生助之曉曉遂成事實。其實兩黨魁心中不但無是事實亦無是想也。春航璧雲同工異曲。抑此揚彼原是一時譚笑中樂事。不但中郎胸無成見者爲此言即質之亞子一厂楚偷諸君恐亦未必不然。顧爲此幾句戲言惹起許多議論。風起雲湧不可終日。卽滬上幾家青樓報子亦日日以此爲絕大絕美之資料。吾曹造孽正自不淺。當與柳林諸子啞然一笑也。

北地花旦梅蘭芳惠質蘭心珠光寶氣與璧雲齊名。同爲後起翹楚。聞其移枝化影有南來之意。若然江南鼎足之勢成矣。

賈馮而外忽來一梅對峙競雄。正未可料。中郎固藏鋒守拙。不敢再肆雌黃。卽葉柳諸子恐亦疲於津梁。同成臥佛。但滬上筆墨健兒。正自不乏。樹黨綢發黨爭。春雲泱漭洋洋大觀。在異日矣。中郎但欲與柳林諸子約者我輩閑人省些精神。正是修福之道。虛費筆墨爲花叢月旦中添資料似可不必。則後之人亦

以吾輩作陸子靜朱元晦觀可也。

馮春航之孟姜女 同前

戀民

孟姜女一劇出諸春航手筆。宜其唱做之入情也。前次演此，戀民亟蒞舞台。一覘佳作。第一幕秦始皇趙高等議築長城及捕拿萬喜良等事。未見長處。次幕插入打城隍。詠譜百出。而以裝啞子者爲最。繼之則縣令傳檄。喜良出場。君玉去喜良。雖工整可稱。而有時未免太呆。卽如孩兒有請爹爹一語。出之純不自然。繼逃越亦不足取。逮賓相提親。春航出場。是幕去端莊閨秀語。語沈重。出之若真有終身大事者。孟鴻羣去孟父。亦頗得體。繼以遊園。君王掩匿石後。春航撲蝶。見扇落池中。一露不悅之色。萬種撩愁思。春之意微微呈顯。尤善在淡淡描寫。不著痕跡。與君玉問答一節。語語加重。而我夫一句。吞吐頗妙。君玉再三唯諾。表情尙佳。以劉禹臣去婢女。亦能稱職。及帶見鴻羣。告以此事。含羞不語。艷若垂珠。春航所長盡於茲矣。惜去安人者不成體統。及一見喜良。手舞足蹈。

如發狂疾。竊以爲雖鄉愚亦不至是。堂堂望族焉有如是卑相。下次須改之爲要賓相報官口白非紹非甯良討人厭。繼天地交拜。卽拿之以去。揭面幕一聲。頽然倒地。表情極佳。繼之長亭送別。喜良所唱四句明潔平順。中駟之才也。春航三次呼我的三句。一字一淚。一淚一血。是時廻顧場中。潛然淚下。以女子爲多。卽余亦不禁作江州司馬。淚濕青衫矣。山巔却婚一段。鬱忿機警兼而有之。過關唱曲聲哀。以思巫峽哀猿。中宵婺唱聞之者固淒然無已。卽春航當時亦真有淚痕珠灑之概矣。

觀血淚碑雜記錄大同迴報

杏痴

暮春十五夜。友人邀飲酒家。爛醉不能興。是夕春航演血淚碑一二本。竟未獲睹。能毋悵然。十六夜接演三四本。余偕我斯蒞場。時尙早。餘劇均無足觀。尤以四蓋燈聲如裂帛。令人欲嘔。俄而幕開。春航出矣。煩慮頓消。危坐靜聽。春航別近一載。余友亞子有詩二絕云。底事歌場有盛衰。時流爭唱璧雲詞。多情獨有。

集 航 春

林居士解憶馮郎。血淚碑何處重尋。血淚碑遊龍天矯去難追。美人意氣渾無恙。恨海情波一曲悲風雨天涯。令人心碎落花三月芳躅重尋故人情重不知。涕之何從也贈一絕句云聞歌子夜我何堪月落窗前酒半酣灑向此中幾點淚。三春庚信到江南。

春航扮梁如珍獄底冤沈深宵不寐時窺人明月無限淒涼不禁一唱三歎血耶淚耶使千古有心人爲之廻腸盪氣也。

趙月來扮滿洲官吏被劫後舉動慌張衣裳顛倒的是一副狗官模樣。

王九齡扮崔虎心直口快此等人不幸流落榛莽中挺身走險然天良未泯聞石公子一席話慨然直認不諱是真好男兒大丈夫所謂盜亦有道是也擾擾塵世人盡喪其真求如此盜者誰歟。

趙君玉扮石公子時下氣未除不若龍小雲遠甚以匹春航高下相形妍媸愈判寄語君玉好自爲之優伶非賤物但自作孽耳。

梁如珍被嫌陷獄。臨去於石公子戶畔。聲淚俱下。此情此景。余直欲爲之嚎啕大哭。彼觀春航劇無淚者。是無人情。是無人心。

如珍姊入獄。溫存彼自假惺惺。第如珍何。如人柔和幽靜。一弱女子也。雖無端磨折。惟嗚咽飲恨而已。故吾謂此節宜做得十分屈抑。總以無言爲主。一方陰險愈逞。則一方謹厚愈見。悅目驚心。頃刻間。遂使觀者神色萬變。春航於意云何。

十七夜演五六本。座客患滿。余復爲友人强拉沽酒去。十八夜始獲與我斯姁。麗同觀。窺豹一班。拉雜爲紀。閱者諒之。

我斯謂余曰。艷情劇大。抵男女相悅。妖冶淫蕩之詞。千篇一律。實厭觀之。余曰。信然。艷情劇終。不若哀情劇感。人深也。

苗勝春扮邑令。見石侍郎打恭作揖。謙讓不迭。前清官僚臭氣如此。毫無半點做假。

如珍姊殺父求歡。眞狗彘不食其肉。蓋俊卿扮演亦能曲盡其情。令觀者目眦盡毀。直欲割刃其胸而後快也。

客店中逼如珍認賊爲親。不應則箠楚交撻。嗚乎。狠心賊子。狠心婦人。觀者熱淚盈掬。不覺化作怒氣炎炎。

趙君玉一莽夫耳。河干相送。宜如何珍重惜別。乃失意妄形。甚至傾跌於地。俗不可耐。村夫村婦之所爲。君玉獨得其秘邪。覩此令人思小雲不置。美人薄命。墮溷青樓。嗚呼。可憐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誦昔人詩。撫余近事。爲之嘵然。

石公子聞耗一節。急迫萬狀。君玉一善之長。未可泯也。
青樓訪如珍及嘔血一段。扶持得當。神景俱佳。
如珍貞潔。借鵝兒口中道出。妙妙。

石公子大仇既復。哭奠墳前。情至難堪。遂亦撞石而死。嗟嗟。精衛。卿石恨海。未

壞好事多磨。願與天下有心人同聲一哭。

精魂相遇歡然道別後相思之苦春航向衆曰人死則腐陰間鬼世乃迷信事特恐大家悲從中來故添此一段美滿佳話免得大家落淚耳輕輕收過耐人咀味昔人哀林黛玉紅樓夢後遂有青樓夢續紅樓諸作俗子口吻貽人笑柄天下事滿召損盈則昃萬不可做到盡頭做到盡頭轉無味了春航慧心提醒世人不少。

血淚碑演竟友人詢余曰血淚碑情節妙在何處余曰妙在雙處石公子本陸氏子新文卿舞台以趙小廉扮陸係君玉父故云狠心賊乃生此寧馨兒父爲情死子爲情死一得其正一不得其正也梁氏二女一則淫奔無恥一則淨白無瑕俱爲情死一得當一不得當也獄室刑場始則公子被誣繼則小姐召疑針鋒相對余故曰妙在雙處。

杜宇聲中血淚碑同前

杏痴

集 航 春

花事闌珊。春光老盡。天涯宋玉難塞故里之悲。春航有心人再演血淚碑于此。際杏痴拙子。忭舞欲狂。實則此中日月惟有以淚洗面而已。比聞論議紛紜。毀譽各半。春航餘劇可商若血淚碑一齣。彼痛詆不休者是直太無心肝矣。然人孰無情。情有專屬。非可強而致。一故毀者吾莫與辨也。莊生有言天下譽之而不加勸。天下毀之而不加阻。斯有取焉。故愛賈者不必毀。馮愛馮者寧毋及賈。涇渭自分鑿枘。不納奚謂蛙聲亂鼓。紫色奪朱哉。樊易諸流肆口雌黃。妄欲壓倒春航。求媚於賈其實。皤然老者就木。有期璧雲多情。亦將唾棄之矣。嗚呼。前清遺孽。甯不畏羞。早日某報載馮賈比較談。譽春航呆若木雞。噫鄭聲淫而亂國。末世小民如蠅逐臭。樊易其餘。更何足道。要惟吾友中郎之子定評得當足愧斯輩耳。

斥某僉錄民立報

馮賈黨爭原爲文人學士賞心行樂之譚。前日斐郎持論雖詞近訐。直要亦所

死灰

雜纂

三十七

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何物荒僞能識。瓜大字幾許。輒復搖唇鼓舌。詆毀馮郎。喋喋不休。至一至再。其持議之荒謬。文字之陋劣。姑不具論。觀彼署名三字。齷齪腐臭。已使人見之作十日惡。越流所謂今之銜恨春航者。尋其原由。乃在粉墨雌黃之外。或是奚十一一流人物。庶幾近之。嗟乎。讀南社叢刊與夫璧雲一集。兩黨本末。自有千秋。彼逐臭之徒。乃亦欲自廁黨籍。恐雲郎佳人正未必引爲同調耳。賈黨鉅子當聽吾言。

忠告賈璧雲 同前

死灰

富春樓一劇。淫穢委瑣。早爲識者所齒冷。戲劇改良。應在淘汰之列。璧雲何人。旣爲千夫所擁戴。儼然一黨黨魁。宜如何珍惜名譽。乃輒復昧然排演。斯已奇矣。而吾前所謂逐臭之某儈者。更從而推波助瀾。津津樂道。一若以提倡淫劇爲得計者。誠不知其肺肝之何若也。嗟乎。若不見馮黨健者柳亞子之評劇平。亞子愛陸子美。卽不忍其現摩登身說法。參海中觀本集附錄欄。恨其視春航誠之。

集 航 春

子所謂不啻上天下地中第一人物者也顧於梅龍鎮獨引止齋之言謂春航高抗異流輩屈之演此不免譏瀆天人至春航在第一臺時偶演烏龍院則直以卿本佳人何爲作賊大書而深責之矣夫惟亞子愛馮也深故其責馮也切君子愛人以德黨人之對於黨魁繩愆糾謬苦口逆耳固宜如是也若某偷之於賈直逢君之惡相率而陷於迷途耳安足道哉雖然偷不足罵特吾有不能不爲璧雲忠告者苟欲愛護身價尊重其一黨黨魁之資格則此等淫劇宜以勿演爲是毋俾戲呆所謂一味以有關風化之作爲得意者不幸而言中也抑圖畫劇報旣以改良戲劇開通風氣爲已任編輯時亦宜稍稍注意勿使提倡淫劇之言論滋生於社會如病菌之傳染質諸正秋以爲何如

斥濁世俠 同前

不 平

圖畫劇報有自署濁世俠者爲文以抑揚馮賈其持論之謬戾姑不具陳獨開篇兩語有云僕本蜀人以濁世俠自號可謂奇突評劇而先自陳鄉里又繼之

以自號。不知用意何在。抑此兩者之間。有無連帶關係。豈濁字從水從蜀。故爲蜀人者。輒竊以自署耶。篇中詆毀春航。逢迎璧雲。要無一駿之價。值獨憶西廂記中紅娘。謂張珙。不與你攀親。誰要你生辰八字。今此。療之自陳鄉里。豈欲呈身於璧雲。行其獻媚之計。故效張珙。故智耶。爲語璧雲。此等野雞。主筆文理尙不通順。必非佳士。幸母墜彼計。中使淮南雞犬。白日飛昇。有汚賈黨黨籍也。璧雲其慎之哉。

馮賈梅龍鎮比較譚 同前

戀 民

昨見仙芝君梨園辱。抹曾駿鄙人評劇。失於馮賈之分際。天下之說以百十計。固未能強人以吾從。然璧雲美丰姿。子和長情怨。相見一幕。璧雲脈脈傳清微。波流盼子私。則冷淡如昔。傲骨嶙嶙。固屬不易。然此時而冷淡如昔。則李生又焉知情之所鍾哉。故余謂璧雲長於相見一幕也。投寶時璧雲雖呈其哀怨之思。而丰采仍未能形容當日之苦楚。若子和則清冷性成。故於當日描摹苦景。

惟妙惟肖。鐵石人觀之。亦覺動憐。是以余謂賈長於喜劇。而馮長於悲劇。今姑比較其梅龍鎮。以就正於仙芝君。

梅龍鎮者。喜而雜以滑稽之劇也。李鳳姊生於貧家。骨頗自傲。故宜以清高者去之。然其人宜美於丰姿。善顰笑。故又不能若孟姜女之純去以端莊也。子和清高。而璧雲旖旎。二者較之。果宜誰氏去之乎。戀民敢一言斷之曰。宜璧雲去前節。而子和去後節也。夫前節係滑稽一流。如告以名姓。及驅取銀錠等。均須善顰笑。而歸於喜劇一流。昔觀子和作形容。李鳳姊之懷色不遇。惟妙惟肖。然於驅取銀錠等。似未能曲盡神態。若璧雲忽瞋忽喜。約係小家女神氣。蓋擅喜劇者。若關門不納等。則雖怒而猶屬戲玩。故璧雲去之。綽約可喜。及後求封一節。委宛曲折。純係請求口氣。璧雲是時。但以淚眼相向。而姿色中仍不妥貼。若子和於此時。則純係苦蠻向人。眼角眉稍。咸有請求之旨。較璧雲熨貼多矣。未知見者以爲然否。未知仙芝君以爲然否。

馮春航之別史 同前

穉蘭

春

航

集

自賈璧雲南下以來。便惹起海上多少風波。以致抱周郎癖者。莫不以馮賈之優劣爲榮辱。舌劍唇槍。相乘不已。誠伶界一場莫大之公案也。海上名流偶爲評論。而一般逐臭之夫。便興波作浪。欲取媚於當場者。乃不惜廉恥。不顧是非。信口亂道。唐突西施。誠不足有駁論之價值。余通觀全案。對於馮賈所爭之燒點。不外以聲色技藝爲根據。此中眞相。固無微不盡。勿容余再爲曉曉。但以璧雲之豎而嬌。誠足使人神移意馳。情慾陡生。固無怪乎彼貪淫好色之登徒子。出全力以揚之。此蓋若輩迷於聲色。良心汨沒所致也。吾於若輩。何尤焉。然以春航之貞而淑。每一登場。便能使人感激流涕。敬念油然。而生有益於社會。豈非淺鮮哉。然此尙非春航之所長也。蓋春航尙有一段歷史。既非璧雲所能及。抑亦世人所不知。余與春航幼同筆硯。故知之最詳。茲敢略書梗概。貢諸社會。以資海內君子之定評。而爲馮賈優劣之考鏡。文之優劣。所不計也。

集 航 春

璧雲爲旦角中之皎皎者。夫人皆知之。余初見璧雲演蝴蝶夢時。余幾入迷途。幸最後一段慘劇將余救出。重圍否則璧雲門下又多一搖旗呐喊之輩矣。余猶如是他人可知。故非眞君子必不能不入璧雲之迷網。此足見璧雲眉眼間魔力之大矣。似此色藝南北古今能有幾人。余於璧雲誠不忍加之以靡語。然余敢下一絕對的斷語曰：璧雲者春航以下無二人也。雖然吾又不得不將春航之歷史略述之。

憶數年前余肄業海上某學館。館爲英人某夫婦所創。並負教授之責者。其婦法國籍。貌美而嬌憨絕倫。可與璧雲相伯仲。平日對於生徒感情極好。露胸袒臂。眞足令登徒子一見銷魂。初余之入校。見同學中多望樓耳語者。余問其因。曰子不見樓上特別課堂中彼西婦獨挾旭初登樓。教授吾儕所不及也。余曰。旭初何人。曰卽大名鼎鼎卓絕一時現隸丹桂茶園之小子也。余訝甚。蓋以旭初爲伶界中有名人物。月有千元身價。優遊北里。馳騁洋場可矣。何必日挾。

春航

集

書包僕僕於道途而求此挖心破腦之生涯乎哉。余由是頗敬慕之。蒞數日。余遂與旭初相識。相處既久。而情益密。乃詢其何西婦之獨重於予。旭初額紅面赤。答曰。予誠不堪。並云西婦每於授課時。常以足探吾足。吾每值此境。心輒憚慄焉。目不敢仰視。苟非余之自愛。將貽羞於外國矣。西婦因見旭初不可犯。遂以夫立司評劇呼之。於是旭初退至樓下。與余等同一課堂矣。旭初之圍乃解。今人多以品行不端汚春航。於此可見春航之性質矣。春航平日善詼諧。議論一出。令人解頤。同學輒傾倒之。故人之愛春航者衆。而敬之者亦多。春航性聰敏。而又勤於學問。西婦雖憎春航之不知趣。然一縷情絲。豈能遽斷。故於功課之暇。常授春航音樂歌曲。春航一習。卽精聲如珠玉。聞者輒手舞足蹈。此春航演劇多有扶琴唱歌之作。合座擊節者。卽某於斯也。如春航者。誠南北古今之鳳毛麟角。璧雲於此。調誠爲門外漢。非可以望其肩背也。春航平日又好義。樂羣會憶。同學某君。山東人。當窮窘之日。歸里不得。春航慨然以金戒指一枚。

集 航 春

贈之某君。因此卒得返里。不至淪落海上者。春航之所賜也。春航寓雲南路。當未結婚時。常邀余等至其寓所。饗以西餐。蓋春航又善於烹調者也。春航又嘗提倡一勤學社。社友十六人。余最長。春航次之。社以勤學名之。故每逢星期必偕至其家。研究學問。討論時局。春航常慷慨激昂。痛恨伶界習慣之深。良莠之不齊。故矢志以改良戲劇。自任且云。以製造女子家庭爲入手。其抱負如是大非他人所可及也。余近來與春航談及往事。春航常恨古婚之非。是謂因此與舊時朋輩不能常常聚首。云春航之母。束春航甚嚴。計春航自離校以至於今日。無日不競。以學問自勵。前次赴漢。其師亦偕行。無一日間。平日在家。出門一步。非經母許。雖有要事。亦不敢越雷池一步。余於此等處。觀春航。春航不特伶界中所不易覩。即求之於學界。亦難得者也。試問璧雲。有諸黨賈折馮者。可以止矣。餘暇無事。略書往事。以貢諸知馮者。

伶聖同前

雜纂

越流

四十五

春航一代之英。百世所鍾。固爲有識所同賞。或詆之者。無目者也。可置弗辨。惟韻珂之才。亦殊難得。顧今獨寂寥。而璧雲凡艷。翻得擁護爲黨魁。韻珂十年盛名。幾欲相掩。亦可見君子道消矣。然偶聞贊韻珂者。又必提春航。並論是復大非韻珂規守矩矯。謹慎自將。雖可嘉歎。而未見特異。春航綽約冰雪。昔嘗歎爲姑射神人。豈拘拘者所可望其肩背哉。李卓吾曰。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以語春航。韻珂則韻珂。琵琶也。春航必拜月西廂矣。試取琴心一彈再鼓。是在聽者之善悟耳。然畫工亦豈易至吾儕抱才難之嘆。雖璧雲祇能淺笑微昧。猶不忍沒况韻珂之修能哉。吾乃敢斷之曰。韻珂賢者也。春航聖矣。若璧雲則一病渴之相如耳。

再論馮賈錄歸畫劇報

編

茅

世風日靡。人士多淫樂。之觀劇學。不講花旦。惟風騷是賣。此固士人遺行醜醜。而成彼花旦。何尤。然而此中亦有潔身自愛。不逐時流。以邀時譽者。春航以青。

集 航 春

衣兼串花旦。故其花旦戲類皆端莊靜穆。有艷麗嫋雅之丰姿。無輕佻猥亵之度態。至其唱工無論青衣花旦悉皆刻羽引商。各盡其妙可稱此中之健者。伶工之典型也。不圖邇來譏之者日益衆。而譽璧雲者且評爲毫無價值藉可知。士人心理如何而患上海將爲登徒世界也。璧雲演戲顧盼多姿。橫生百媚。是其長處。惟表情過膩之處太多。致流於蕩以戲劇爲維持風化機關者。豈應以是而贊之。則贊之者之心理如何不可問矣。奈何猶自詡爲評駁老手。揚賈抑馮也。王克琴十三旦白玉梅輩演劇之能勾魂攝魄。急色兒嘗稱道其佳矣。且謂彼等皆艷絕。自非璧雲所能企及者。吾知此輩必自謂眼光之高評品之當。有勝於賈黨者矣。則彼自道其道亦猶賈黨道其所道耳。吾未嘗黨馮。更未嘗黨賈。惟就觀二伶之演劇之閱歷言之。但覺觀賈劇則蕩魄動心。觀馮劇則神清意遠。吾觀賈劇而蕩而動。吾非一登徒子也。但身非槁木。人非柳下。孰能目覩春色而不怦然者。此固無足諱也。雖然二伶各有優點。不可偏沒。惜吾不文。

不能以東摭西拾之文。題爲贊語。但吾有一最明白最單簡之比喻曰。璧雲演戲。如九鞭壯陽丸。春航演戲。如一貼清涼散。

余之滬上花旦觀錄圖畫劇報

戲癡

近來滬上伶界競爭已達極點。品評實非易事。卽以花旦一門而論。有所謂賈黨者。馮黨者。各憑己見。互相辨駁。莫衷一是。但品評伶界人物。俱具一副特別眼光。決不可入主出奴。信口雌黃也。茲將花旦人物類別之如下。

論花旦須由四種上觀察。卽姿態做工道口聲調能兼全者。始爲完全花旦。就滬上花旦而論。兼全者厥惟春航矣。其次當推韻珂。若夫二人之姿態等固無庸記者之贅述也。特列表如下。

毛韻珂	姿態	做工	道白	聲調
馮春航	中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中

賈璧雲

粉菊花

林鬱卿

小如意

劉禹臣

一盞燈

歌場閒話錄中華民報

上 中 中 中 中 上

上 中 中 中 中 上

中 下 中 中 中 中

中 下 中 中 上 中

義華

馮旭初雖不得謂之空前絕後之人才。然於今日歌場中以旭初之才藝尚足執花旦界之牛耳。其妙在宜嗔宜喜宜樂宜哀打花鼓花田錯則樂而不淫孟姜女刑律改良則哀而彌怨杜十娘則時而嗔時而喜如初寫黃庭恰得好處而血淚碑一劇尤爲悲喜兩宜之傑作忽而愁跳玲瓏宛然少女忽而悲感頑艷深情動人樂而無傷大雅哀而令人心酸是真今日言情戲中唯一無二之

作也。非旭初曷克爲此。人有謂其祇具一副面目者。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然不足爲旭初的當之評。則所敢斷言者也。

現在海上伶界。雖曰非全盛時代。然薄有名望者。亦頗多。不過出色者少。便覺得不起色矣。以余目光所及。各舞臺伶人能當一等之選者。僅寥寥數人耳。一曰朱素雲。二曰馮春航。三曰三麻子。四曰蓋叫天。五曰周鳳文。此五人每演之。戲實可稱。一時無兩。朱素雲之白門樓飛虎山。馮春航之孟姜女血淚碑。三麻子之古城會。過五關。蓋叫天之四杰村三义口。滬人知之甚稔。且亦愛之甚至。余列之爲一等。當能無人反對。而周鳳文之亦能列入一等。必有起而非之者。殊不知周鳳文之送花樓會。探親相罵等戲。除周外。實無人能做得。好久居上海者。諒及見之也。一自鳳翔去世。步青又與之分立。此等戲因無配角。遂不能演唱。卽唱之亦較前減色。而鳳文屏棄舊劇之後。從事新戲。又極盡能事。語言隨機應變。動作旋妙旋肖。閱之不覺愛之之心油然而生。此皆鳳文之特色。迥

非凡輩所可同日語也。列之一等。自謂確當。長於顧曲者。必能然吾言也。而近日有人列之爲中等。不禁爲鳳文叫屈。故不憚辭費。特標而出之。以爲一般顧曲者告。

評上海之花旦 同前

義華

名士美人皆足以點綴河山。而同爲歷史。上之光榮。故得有名花旦。將古來美人。出現於舞臺之上。實亦戲劇之光榮也。惟美人態度。既難描摹。美人心事。尤難揣測。失以毫釐。終將謬以千里。况戲劇寓改良人心之旨。懲戒社會之意。以補法律所不及。尤貴在樂而不淫。哀而不怨。此所以業花旦者。之多而名花旦。之百不得一也。茲就海上著名之花旦。加以品評。雖不敢盡爲確當。亦差勝於儉夫之讛言。

現在上海之花旦。能得花旦之本旨。具美人之心理者。厥諸馮春航。其妙處。早經他人道及。卽余亦崖略言過。總之其描摹之佳處。全在不留痕迹。耐人尋味。

故觀其戲者如無精細之目力不能言其妙時人之有毀之者或以是故毛韻珂與春航相處甚久深得其胎息故其演戲亦多可觀之處然較之春航則小巫之於大巫矣無他性情使之然也

賈璧雲演舊戲能得熱鬧之趣品格雖俗而一步一趨悉惟古規是守故尙無大疵不失爲一正角然彼不知藏拙欲與春航爭短長杜十娘花魁女等戲時常演唱吁刻鵠不成反類驚此所以有東施之譏也

周鳳文在玩笑旦中可稱第一實無人可以與之韻頗且後來者亦絕無吾恐鳳文老後此調當成絕響矣

小如意身輕如燕柔若無骨淡粧弱態楚楚堪憐武技蹠工卓絕凡輩惟噪音沙澁幾不成聲演紅梅閣等跌兒戲自是游刃有餘若強以演細膩風光之作非所長矣評其身價猶在璧雲之下也

粉菊花嗓音清朗行腔圓活宜有三日繞梁之慨惟年甚幼稚技藝未經深造

集 航 春

方之前輩則不若矣。然以雛伶論，洵後起之秀也。一盞燈之做工細膩極矣。人所不經意，無不曲曲傳出。惜貧色者多，遂無人稱賞之。

林鑾卿嬌小玲瓏，動人憐愛。然其藝則平淡，無特色處，不能獨當一方面也。

趙文連飾小家女，風韻天然，令人愛憐。而言語神氣，確爲允當，不移。惟僅宜於淡粧，若濃艷之作，則減色矣。且舊劇亦無長處，然較之碌碌之輩，無一長足錄者，誠高出多矣。

萬盞燈亦有幾齣，可觀不過不多耳。

小桂林有時亦能頭頭是道，新戲中可以配搭，視爲正角，則不可。

陸紅冰與林鑾卿彷彿，若能用心切磋，亦可蔚成長材。

或問余：各花旦之優劣，雖略見一斑，其次序則未列，能一言之乎？余曰：唯以次序論。馮春航自然第一，賈璧雲毛韻珂周鳳文次之，周之列入次級者，以其玩

笑。且。故。貶。之。也。小。如。意。一。盞。燈。又。次。之。粉。薺。花。陸。紅。冰。林。翹。卿。趙。文。連。又。次。之。
餘。子。碌。碌。不。再。道。也。

春航集紀事一 同前

寄座

春航集者吳江柳亞子之所輯也。亞子傾心於春航久。同時與春航齊名者有賈璧雲。一時顧曲周郎右賈者左馮右馮者左賈。於是遂有賈黨馮黨之稱。會小說時報先刊璧雲集而春航集乃繼之。馮賈長短有二集在無俟余述。而亞子刊春航集之始末有爲他人所不及知者。余得知一二輒爲記之。不特梨園史料亦讀春航集者所當假以爲助者也。亞子之識春航在清末乙丙之間至庚辛而傾倒益深。此時已有贈春航詩矣。王子春民國旣立上海有民聲報者出亞子主持文苑。乃日日於報上揚春航。上天下地者民聲報篇末之零星文字也。揚春航之語悉編入此類諸貞長詩所謂上天下地說馮郎者是也。此語若不得好事如吾者箋之後之閱者將同義山之錦瑟矣。未幾亞子去民聲至

集 航 春

太平洋報揚之愈力。同人投贈之詩文愈多。而春航之名亦愈噪。是年秋。亞子返梨里。余承其乏。余固不喜顧曲。終年足跡不入梨園。又值亞子歸而毀春航者。以起姚鵠離其最著者也。輒以短春航之語付余刊之。報端亞子見之。怫然怒。並責及余。又或有揚春航者。以文字付余。余亦刊之。報端亞子見之。欣然喜。梨里去上海數百里。郵筒兩日而達。亞子日有書往還。大抵爲春航也。余觀於亞子之賞識春航久而不忘。至情惻惻。求之末俗誠所難能。故持論多偏於亞子。此時與亞子稱同調者。梅縣林百舉。慈谿陳布雷。婁東俞劍華。金山姚鳳石。虞山龐榮子。東江葉楚僑。海上朱屏子。魏塘沈道。非其外。非余所素識者。不能盡舉也。又後楚僑入民立報管義華。在中華民報。皆譽春航。馮黨賈黨之稱。即與亞子謀將投贈春航文字。刊爲一小冊子。亞子未報會璧雲集出。而春航集始於此時。癸丑之春。劍華道非。皆在民國新聞。皆素黨馮者也。初鳳石已有書與亞子。謀將投贈春航文字。刊爲一小冊子。亞子未報。會璧雲集出。而春航集乃不容緩矣。謀既定。亞子於夏初來海上。以稿付余。偕同人訪春航於其寓。春

春航集

航出小影二十餘枚贈之亞子詩相思十載從何說今日居然一遇君者卽成於此時也旣得小影分題聯句又復得詩詞若干首此次同游者槩子劍華屏子外有陳匪石王萼農姜可生也春航集中余無詩詞惟在太平洋時有批評數則乃酬應文字又與亞子書一首亦推重亞子反對者以此短余謂輕視春航等於雲郎之於湖海紫稼之與梅村此言余不敢承受余不論及春航亦不敢妄進諛語耳集中答天梅之語言之詳矣

春航集紀事二錄香國魂報

漫葦

馮春航字旭初卽盛名鼎鼎之小子和也父三喜本著名花旦年老改老旦以春航從夏月珊學初出臺唱青衫年十齡左右耳雪花著貌傾動一時旣兼唱花旦所詣日進傳神阿堵率出之有意無意間逸品也從事新劇中悲劇尤一時無第二手後因事與毛韻珂不合出新舞臺所如不得志蓋他園搭配不能及新舞臺齊全春航遂不得盡其長故耳然以色藝論固不愧爲南方第一花

集 航 春

日也。詩人棚亞子。揄揚春航。不遺餘力。贈詩至成帙。近且有春航集之輯。有段春航者。辭而關之。不憚煩也。春航舊劇。如花田錯。陰陽河新劇。如杜十娘。孟姜女等。均能超以象外。而血淚碑一劇。尤爲生平得意之作。他人雖勉強學步。終不能肖其神情。萬一也。近隸新新舞臺。

伶史氏曰。馮春航毛韻珂皆卓然。一時名角。使并。難于一地。豈不擅南雅同音之盛。而乃妬起蛾眉。鑣揚分道。致令鹽車之下。不能一盡其長惜哉。然而春航有集。一卷能傳。亞子真解人哉。天下有一人知己。亦復何恨。

馮旭初小傳錄名伶曲本

明 輔

旭初馮氏。姑蘇人。字春航。善衫子戲。脫胎常子和。因以小子和名。世業商青鹽。作是其舊業。乃父馮三喜者。亦名伶也。幼時遊虎邱。被拐入京鬻戲班。遂習戲。及長。自知身所從來。回吳門。旋遭兵燹。家漸落。旭初因襲父業。來滬師夏氏。時年十二。性聰穎。半載鑿成。粉墨登場。蜚聲四起。旭初學如不及。爭自濯磨。夏氏

因是愈鍾愛之。藝旣精。自以不文爲恥。年十七。肄業商務書館。孜孜勵學。逢考試輒冠其曹。校長開部許爲英物。未幾創設勤學社。旭初罄所學以教來者。無稍怠。從遊者日益衆。時西術東漸。劇學大興。旭初乃乘時起力。行醒世新劇。爲通俗教育之計。夏氏賢者。援助之。新劇因是大著。共事新舞臺。師徒甚相得。嗣爲忌者所傷。不得已出新舞臺。爾時蜚語紛紛。諸多污穢。旭初抱圭璧之躬。益以改良社會爲己任。輾轉入春桂大舞臺第一臺。新劇場等處。名益噪。并挾藝遊。白下遊吳門。遊漢皋。所至皆有聲。其見重于時也如此。至于生平色藝。當代鴻文。已述不一。珠玉在前。茲不復贅。

馮旭初軼事 同前

明 輔

子和之父名三喜。幼時由拐入京。鬻班習花旦戲。漸負盛名。回蘇後。植紅巾之難。家室蕩然。乃携旭初來申。

三喜到中適。夏月恒經理老丹桂。遂搭班。嗣三喜入冷物。噪子漸壞。因改老

日時與夏氏昆仲交甚厚。卽命旭初師月珊。追隨六年。師弟無間言。

其時丹桂有移南市之說。新舞臺旋成落。以丹桂全部實之。旭初與焉。藝益精。名益噪。而忌者卽由是起。

其入新舞臺也。與七蓋燈爲同事。某夜合演四郎探母一劇。暗起衝突。實則七蓋燈理屈。而毛氏偏不滿意于旭初。旭初知勢不並立。因出新舞臺。

集 航 春

雜 著





附 錄

血淚碑中之陸郎

亞子

血淚碑爲馮郎絕唱。曩在海上。酒闌燈炮。輒復往觀。沈酣顛倒。不自知其情之
一往而深也。倦遊歸去。斯樂遂廢。天上霓裳付之雲屏。夢裏久矣。里中春社。忽
演是劇。以陸子美飾梁。如珍舉止。嫋雅不墜。俗流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
者。非耶。結習難除。前塵已渺。耳目所及。拉雜書之。非曰定評。聊資談助云爾。

第一日演一二三四本。首幕佈私塾景。如珍與石生爲同學兄妹。互求書畫爲
紀念品。按海上丹桂第一台演是劇。以梁石爲某校學生。故有校中開會及女
校長演說等節。又如珍奏樂唱歌。似較有興味。唯中學以上之校。男女同學。在
吾國似不經見。而伶人中能演說者亦不多。苟患才難。不如藏校。亦一道也。子

春

航

集

美卽席揮毫。頃刻間成山水一幅。洵非易事。次石生得電。以父病促歸。往辭如珍。揮淚告別。予美于石生去時。屢阻其行。似不甚得體。馮郎無是也。但惜別戀戀。表情頗不惡。次石生歸家。刲臂救父。父病遂痊。沈冰血之石友仁。周維新之石生。均佳。次如珍父挈眷入都。途遇盜刦。行李盪然。適與石生相值。邀至其家。而陸文卿與梁姊如寶。曖昧事。卽於此伏筆。次梁父赴浙平亂。如珍與母姊留石邸。陸文卿與珠媼謀飾女裝入邸。遂留侍梁姊。如珍屢入姊室。姊逐之去。遺石生書一通于地。爲姊所得。按馮郎演此。乃如珍致書謝石生。文卿夜入石室。竊去者。有修書一幕。情致極佳。惜頭緒太覺煩亂。而書中又頗有語病。不如茲所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之無傷。盛德也。次崔虎入邸行竊。誤殺梁母。逸去。姊以所得石生書置戶側。陷如珍。遂致入獄。第一台則謂文卿得如珍書。復爲崔虎所竊。恩冒石生名。以誘如珍。誤叩梁母門。爲所持。旣殺梁母。遺書而去。似脫胎于聊齋之胭脂。但情節過多。不及茲之簡截耳。次法庭審判。縣官一味羅織。

令人髮指。子美受訊時。態度極佳。說白亦哀婉。石生鬧堂似太暴烈。然亦足快一時耳目。惜結果終以受給雙雙入獄。不免喪氣耳。馮郎演此。先受櫓指之刑。暈絕倒地。甦後唱一短曲。其聲甚哀。茲爲純粹新劇。無唱工。固不容相比擬也。次陸文卿恐事敗。遯去。而崔虎入盜。夥餉銀。被捕入獄。與梁石遇。接筭甚緊。視第一台之別出一盜案。殺人放火。拒捕就禽。橫生枝節。無關本題者。爲勝。次石友仁入署。令縣官訊問崔虎。供出實情。梁石出獄。縣官受窘。與第一台頗異。縣官醜態畢露。引人狂噱。于事實上論之。似太過火。惟如此則于如珍第二次被冤時。一口咬定。盡情報復。不爲無因。似編劇者亦頗有用意耳。次陸文卿飾僕人。再入石邸。如珍以指環贈石。生爲紀念。按馮郎演此。以此幕爲梁石愛情幸福最美滿之時代。按批耶納。唱外國歌。珠喉一轉。清響遏雲。拍掌之聲。震于四壁。子美演新茶花。能唱英文短歌。其聲清越不凡。似非不嫻音樂者。不知何以于此幕獨寂然。豈彼所用劇本中。本無是節耶。授指環時。嫣然一笑。畢竟可。

兒次陸文卿盜死石生。故脫如珍所贈指環置戶側。以爲嫁禍計。于是如珍再被逮。而是日之劇亦畢矣。

第二日演五六本。首幕如珍對簿。縣官挾前嫌。必欲置之死地。如珍知不免。遂誣服。次陸文卿逸去。次擊柝者盜石生棺。石生復活。聞如珍將受絞刑。顛仆往救。此節亦甚簡潔。視第一台之出殯會館鋪張揚厲。無關正文。徒求熱鬧者。優勝多矣。次縣官法場決囚。失斬羣盜及崔虎畢。次絞如珍。已面縛就刑。適石生至。揮退伍伯得免。馮郎演此幕于縣官唱名時。俯首無言。旣入法場。瞑目待盡。迨爲石生所救。同跪地上。星眸半啓。皓頸低垂。哀艷無倫。傳神阿堵。自非餘子所能企及。而子美赭衣被體。白練纏喉。掩面呼天。曼聲飲泣。亦能將胸中冤憤。曲曲傳出。不可謂非哀情之傑構也。次梁父歸家。以如珍許配石生。復匆匆挈女赴遼陽。石生走送之。三疊陽關。一聲河滿。銷魂黯爾。如何可言。而罪魁禍首之陸文卿。則已追蹤偕往矣。

第三日演七八本。首幕如珍父女小憩客邸。次陸文卿勾通馬賊入邸殺梁父。與梁姊脣如珍偕遁。且逼之呼已爲姊婿。如珍不從。大受楚撻。卽嘔血。乃以入醫院爲餌。誘之至妓家。次如珍卽入勾欄。復爲惡鴉所虐。忽遇義僕梁興。自遼陽瘞故主。遺蛻乞食至京。相見痛哭。如珍命僕速覓石生來救。并以指環爲信。兩幕中子美做工道白均極佳。以婀娜之姿慘遭摧折。令人雪涕。恨不撲殺此療嘔血亦酷肖。不忍追視。而梁興以沈冰血改節。尤覺精采絕倫。未易多得。次石生途遇梁興。聞耗至勾欄。遂贖如珍出。同至旅舍。而如珍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次幕如珍絕命甚悲慘。次石生與梁興蹤跡陸文卿得之。時已與梁姊苟合稱夫婦。石生踰垣入。一女殮雙仇。次祭奠如珍墓上。石生撞碑死。梁興繼之亦死。是劇遂終局。

綜觀全局。子美以冷靜勝。無囂張之習。無猥褻之狀。淡而彌永。耐人思味。似頗得力於規撫馮郎者。余贈予美詩。所謂墜歡海上已零星。依約猶存舊典型。省

識高丘無女恨。天涯爲汝惜。娉婷者蓋爲此也。唯劇中情節有略異者。馮郎節刎逼呼姊媚寧死不承先批惡姊之頰。雖受楚撻不出一弱語。猶謂汝輩宜速殺余方無復仇之人。否則余一日不死汝輩即一日不得安枕。勿以弱女子爲易欺云云。繞指之柔化爲百鍊。饒有英雄氣概。子美則呼。暴乞緩而已。此其弱點也。又絕命一幕。如珍與石生對坐。絮語別後。橫遭殘暴之慘狀。且語且泣。且嘔血。素衣上血痕斑斑。如桃花之瓣。異樣鮮明。終則血盡氣絕。身仆地上。石生撫尸而哭。此幕極悲極慘。而極有精采。所語報仇營葬諸節。字字清脆。動人魂魄。今予美所演。偃臥床上。奄奄而逝。似覺小遜。所望子美能取法乎上。而煥然一新耳目也。

石生爲劇中第二重要人物。維新起。割臂鬪堂報仇。撞碑諸幕。其是所長溫文爾雅。纏綿悱惻。則吾不得不推龍小雲爲觀止耳。李君槃演是劇。亦飾石生。

集 航 春

曩在舜湖曾一見之。學問談吐名下無虛而文采風流不能無憾。全才難得。斯可慨焉。

沈冰血飾石友仁。是一有學問有道德有經驗之達官。較諸第一台之明海山。相去頗甚。而劇本亦有異同。海上所演。友仁于如珍兩次被逮。不發一語。以白其冤。甚至石生復活。欲奔救如珍。反加叱責。錮諸室中。是何肺腸。令人裂眦。冰血演此。則前後禍作。均以旅行不預。崔虎之訊。綾台之救。復全出其力。以如珍春葱瘦削。謂與石生喉間傷痕不符。亦具卓見。體貼情理。無微不至。指陳道義。切實。鑿心。謂非高才。何以臻此哉。七八本改飾梁興。便覺忠肝義胆。一齊流露。真足激揚世道。不徒爲舞台生色也。

如珍父梁子青。第一台以孫菊仙飾之。爲極有關係之人物。茲則平平而已。任天樹之陸文卿。陸錫濤之梁如寶。尙能稱職。唯逼呼姊妹時。連批子美之頰。未免過火。倣工雖宜認真。然下此辣手。不顧人肉體之苦痛。究竟何苦。又此幕

如珍已嘔血。則入勾欄後。何必又加楚撻。海上所演。如珍病甚。搗母恐其不起。不敢凌逼。後病漸瘳。將逼使應客。而梁興適至矣。如此布置。似較妥帖。至文卿如寶。罪惡萬端。一死不足蔽辜。海上有剖心祭墓之舉。而茲獨無之。殊不足快觀者之積忿也。

亞子曰。海上舞台。如林名伶。如鄒顧。自馮郎而外。能演血淚碑者。曾不概見。豈非以其難能而可貴哉。余于斯劇。雅有嗜痂之癖。今觀子美所演。又頗多感觸。因從而評骘之。子美其不以吾爲唐突否耶。聞凌憐影亦以善演此劇。名前在舜。湖略得寓目。顧一現曇花。未窺全豹。不敢操筆以議其後。祇贈以一曲銷魂。血淚碑。西風殘照。動參差。雛鶯乳燕。相思鳥。嬌小溫柔。亦可兒。二十八字而已。比來悼秋諸子。于凌陸異同。頗有所左右袒。僕則謂同時瑜亮。儘可齊名。避面尹邢。端難定論。倘亦如隋煬帝所云。春蘭秋菊。一時之秀者耶。質諸悼秋。以爲何如。

恨海中之陸郎

亞子

春航集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日之夕。亞子旣醉。聞病蝶言。明日將演孽海冤情之劇。且以子美飾珊姑。亞子曰。惡是何言。夫珊姑豈足唐突。子美哉。因與病蝶謀。必不使子美飾珊姑。顧未有以爲子美地者。病蝶曰。其演恨海哉。使子美飾棣華。則天下事從此大定矣。亞子以爲然。遂因病蝶以介于子美。子美曰諾。至明日而恨海遂出現。

恨海之出現也。病蝶與有力焉。亞子旣至劇場。觀孽海冤情之劇旣畢。而恨海開幕。子美飾棣華。逆族中胥一幕。杜老所謂美人細。意髮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迹者庶幾似之。亞子不文。又烏足辱子美哉。哭母一幕。雅有獨到之處。或謂子美不善演悲劇。亞子不信。也是幕旣閉。而陳伯和之豬頭四出場。冰血飾小丑。議論處處佔先一着。儘有可觀。願自妓院開筵。便壺油瓶之上客。紛至沓來。神主交拜一節。尤墜惡道。亞子旣掩面不欲觀。而病蝶復大呼曰。時間已促。此劇

必不能終局。吾儕曷先行乎。亞子然之。聯袂偕出。品茗于萬年之樓。已而有人來告曰。此劇實終局。公等先行。誤矣。病蝶聞之。若有所失。亞子曰。定公有言。未濟終焉。心飄渺。百事翻從缺。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病蝶必欲觀此劇之究竟。使江州司馬濕透青衫乎。抑又何必然。子美佳人。必不負棟華。或謂子美不善演悲劇。亞子不信也。

是夕東海君觴子美于酒家。亞子醉矣。輒復草此以示病蝶。并告觀劇者。或曰。亞子旣醉。所言宜不足信。然亞子何人。雖醉死猶愈于世之清醒。白醒者何必以醉爲亞子諱。抑亞子所患者。斯評或唐突子美耳。至于紛紜之論。或于子美有異同。固何足當。亞子劍頭一吷哉。信亞子者。卽信子美可也。

觀血淚碑贈子美
墜歡如夢。難醒依約。猶存舊典型。省識高丘。無女恨天涯。爲汝惜娉婷。
嚦嚦新鶯出谷。遲別將哀婉。繫人思。不須更訖。凌郎美秋菊。春蘭自一時。

有感示予美

亞子

謠詠蛾眉意苦辛芳蘭當戶自前因檜前莫灑青衫淚我亦名塲潦倒人
結習餘癡愧未忘儘多感慨付詞章曉風殘月回首錯被人呼柳七郎。

陸郎曲贈予美

亞子

三生花草夢蘇州好夢如雲不自由二句借一自五湖西子去浣紗女伴至今羞履廊香徑空愁絕翻道生男解傾國問姓吳亡入洛人間名天寶傷時客善笑江東陸士龍早年芳譽擅吳中羊車偶駕人爭看鳳德還愁世莫容豈有青衿佻健詩明書悅禮記當時一朝鵬翼圖南去斥鷀篳籬笑豈知骨相封侯恨未成儒冠多事誤蒼生三郎自注梨園籍從此人間識姓名陸郎此時年十八珠喉玉貌嬌難索別以哀情蕩綺懷不平怕近彈棋局一曲登場總苦辛哀歌婉舞不由人鞭鸞笞鳳滄桑刦檻鶴籠花憔悴春蛾眉自古多謠詠淚珠洗面心情惡飄泊天涯又幾秋茫茫海上成連躅相逢僕也傷心人知音未敢輕相

春

航

集

親酒酣耳熱。一執手迴腸。盪氣難具陳。陸郎慎勿嫌。唐笑我有長歌訴。胸臆爛
 煙春華能幾時。樹人至竟祈秋實。千秋幾見傳伶客。紫稼雲郎骨早寒。况是求
 仙天上易飛昇。雞犬滿淮南。不如歸臥棗臺側。讀書還折平生節。十載名山絕
 業成。老夫爲汝傳衣鉢。逆耳忠言古有諸。未知郎意却何如。願郎珍重千金體。
 輕薄休疑舊酒徒。

子美索題醉中合影率成一絕

亞子

美人如玉劍。如虹尺幅還能證。雪鴻莫怪酒酣氣露死。生流轉一相逢。首尾借定

生庵復

題子美諸子化粧合影并調長公

亞子

撲朔迷離事有無。環肥燕瘦儘堪娛。無端着个劉公幹。贏得旁人罵老奴。

題照贈子美

長公

劇憐踪跡等蓬飄。游戲人間太沒聊。珍重美人千萬意。父書滿架忍輕拋。

索子美畫分湖舊隱圖卽簡蘆墟

亞子

聞君踪跡滯菰蘆我亦烟波舊釣徒一夜曉鶯殘月夢無端惆悵落分湖
腕底烟雲萬態殊不須下筆費踟躕願將潭水千尋意爲寫荒寒一幅圖
露白葭蒼水接天伊人宛在意茫然文鷺辛苦年年恨輸與閒鷗自在眠
結束風華懶綺情竭來吾亦厭才名耦耕偷遂他年約雨笠烟蓑過此生

明君有農

志之

吳門重晤子美集定公句

亞子

豈風力大簸春魂惹以詞成淚有痕誰分江湖搖落後一帆冷雨過婁門
文字緣同骨肉深小屏紅燭話冬心一番心上溫磨過累汝千回帶淚吟
不是逢人苦譽君胸中靈氣或成雲願求玉體長生訣刪盡蛾眉惜誓文
紅似相思綠似愁年來花草冷蘇州一燈古店齋心坐好夢如雲不自由

滄浪亭口占示子美

亞子

只惜登臨易夕陽。一池流水自滄浪。濯纓濯足關清濁。此意還須仔細商。

將赴海上訊子美疾

亞子

十日吳門叙。相逢慰我思。如何忽示疾。恰又賦將離。擁枕憐蕉萃。臨歧敢涕洟。萬千珍重意。莫忘杜秋詩。

余初識子美。以血淚碑爲楔。子感其哀婉淒馨。不同凡艷。馮郎絕響。庶有嗣音。頗心賞之。顧僅當場平視而已。未有啣盃接席之雅也。嗣酒家辭。若排日尋歡沈飲。劇譚詳叩。身世始悉。君爲清門通德之胄。大父某公。曾守郡。南君爲江蘇師範高才。生感激風潮。投身新劇芳年。盛譽遂遍南東。人生若此。亦足自豪。顧君酒酣耳熱。輒爲余言。東海橫流。魚龍雜處。淮南學道。雞犬偕昇。鬱鬱久居。旣抱伍噙之恨。勞勞行役。復多依劉之悲。落花墜溷。空怨東風。飛絮沾泥。終非淨土。因相與唏噓歎息者久之。余遂以折節讀書爲勸。君慨然承諾。自此歌壇舞榭間。當弗復有斯人踪跡矣。余以爲鴻雪舊痕。不可無

集 航 春

述爰衷評劇諸稿及先後投贈之什彙而存之附于春航集後以紀我兩人遇合因緣蓋如是也或謂子美既結束風華歸于平淡似不必翹其艷史令他日多添一重公案不知莎士比亞蔚爲文豪宮崎滔天卒傳游俠至于亞子稱李天下和凝號曲子相公殆不足道優伶非辱沒英雄之地特視其能力建自振拔否耳抑又何必以此節爲子美諱哉質諸子美以爲何如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亞子識于海上旅邸

寒 航 春

附
錄



十六

與柳亞子書



補遺

人菊

春航所演血淚碑弟在滬時曾領略全本實是哀艷動人反對者所說俱如盲目至以賈璧雲相提并論則尤擬於不倫蓋春航比貞女璧雲直蕩婦耳賈色妖冶非常弟觀其梵王宮虹霓關諸劇心乃大動以是歎璧雲之工於狐媚而逼視其貌則又雞皮縐縐令人厭矣春航莊重不佻卽此幽閒貞靜態度已爲近日伶人所萬不可及而發一言或唱數句均陰陽修短有度非璧雲所可及卽退一步言春航之聲調已高出璧雲萬人多喜璧雲之妖艷而薄春航之冷淡亦絕不可解事然無不可解也周敦頤所謂牡丹之愛宜乎衆彼世之人能有幾箇知蓮之可愛哉吾兄傾倒春航見地爲全國人所不及蓋自兄以

春

航

集

前春航固一櫨下之馬世人無知之者也卽有知之者亦與春航之心相違。近兄得一觀孟姜女幸福真不淺弟遙想是劇春航眼淚必流出好多吾兄亦當陪了幾點也弟今年寒時必一歸省未知彼時春航在申否或演孟姜女否此絕不可靠事矣春航集成務賜一份公愚亦望賜一份蓋僅第一份必不免受人譖也此詢亞子我兄道安弟偉頓首。

與春航書

越流

去歲暮春薄游滬瀆始見足下於大舞台猶憶是夜所演爲陰陽河妻黨同惡報二齣僕於戲素不甚解故亦不甚嗜且意海上歌舞雖盛才堪當一顧者要亦甚少焉不圖一見足下而傾心下拜矣嘗觀林釚卿演陰陽河一劇竊疑其暢活乃爾及見足下所演行若枯枝止若死灰嗒然其形而戚然其容使人慘然一月而神弗怡始嘆天下固無技不可以學得雖鬼之查冥不可形而效焉然神而明者固已茫然索得之矣於是僕乃不敢復以梨園爲隕而信此中固

大有人也。至妻黨同惡報，則足下摹鬼且如是摹人，固易事耳。然僕則從此苦矣。清風朗月，輒懷元度。况神寒理妙，萬倍元度者乎。海上輻輳，四方通衢，雖廣然最闊如大馬路，亦十步而越矣。自僕於足下視之，則江漢輸其廣長也。且復自量寒素，卽使竭生平之福，幸得一親顏色，偷大雅不錫以青疎，則徒自趣其年命耳。雖然，不見君子憂心忡忡，遭止之懷，何日可忘？則常入第一台，輸資購一座，聊慰飢渴，顧阮生之囊，不買絲竹，此片刻之眼福，亦殊不易得耳。嗟乎！霓裳一曲，望若神仙，足下誠矜而憐之，則朝得把臂，夕死可也。

致圖畫劇報書

不平

圖畫劇報諸子執事，僕遊山中，匝月幾不知有塵世。滄桑復何論，歌場粉墨哉。竭來故里，獲展大報，見有所謂平其不平者，醜詞相詆，市井俚言，連篇累牘，噫大報聲譽，從此掃地矣。僕于濁世本因黨見不同，有所辨難，睹其措詞，旣突兀可笑，而文義又復悠謬，爰引西廂故事，一調排之所謂善戲謔，夸不爲虐，夸文

人結習無足深諱而大報含血噴人穢惡之詞不啻若自其口出惟恐不窮形盡致抑又何也因僕左袒春航遂謂僕視馮如帝天父母然則黨賈者亦視賈如帝天父母耶大報見僕一詆濁世而遂叫囂怒罵若與僕有不共戴天之仇者亦將奉濁世爲帝天父母耶返躬絜矩不知大報何以自解也僕謂濁世欲呈身璧雲呈身二字究作何解僕初未下定義而大報遽有彌子瑕董賢之說然則大報信以濁世爲彌子瑕董賢一流人矣現身說法僕然後知大報之爲夫子自道耳僕黨春航猶進忠告于璧雲政黨之爭義固如此大報乃曰獻媚君子得隴望蜀抑何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尤可笑者麻郎濁世臭味相投互爲狼狽因僕而遷怒春航更遷怒及於撰春航別史之禪蘭引證十條鍛鍊羅織都無是處彼旣自命爲快心之談則是非曲直本已度外置之甯有一駁之價值哉又無端而牽及雙雲城門火而池魚殃魯酒薄而邢鄆圍彼殆以雙雲爲大報論敵故效落井下石之舉麻郎濁世眞能獻媚大報者宜大報之

集 航 齋

愛護而卵翼之也。雙雲既致責言。復有自署勃勃者代麻郎作答。大報誠人才濟濟矣。惜撰春航別史者爲禪蘭麻郎濁世所快心。詆謔者亦爲禪蘭而勃勃所引。尊春航爲伶聖者。則爲越流不免去題千里耳。豈麻郎濁世旣疑禪蘭卽雙雲而勃勃復併禪蘭越流爲一人。將以大報之眼光觀之。馮黨雖多悉爲化身。不難盡以一網亦猶滿洲某相謂西海島夷祇一部落。今日稱英吉利明日稱法郎西。又明日則荷蘭大西洋。特以欺嚇中朝。恣其詐術。偉哉大報諸子。其盡猷碩劃。直與勝朝賢相比隆矣。豈不休哉。伶聖二字比於草聖酒仙界說。如何識者自明。勃勃乃疑越流眞欲儕春航于周孔。嗟乎。越流佳人學問具有根柢。其文詞深厚。宜爲勃勃所不解。亦猶春航演劇幽嫋貞靜。乃不爲麻郎濁世輩所歡迎。明珠投暗。按劍而叱。章甫適越裸人駭走道高一尺。麿高一丈。吾其如公等何哉。僕好議論人名字。自援輕薄見誚方人。然雅有不能已于言者。勃勃二字取義。何在。豈崇拜異種之赫連甘效。相如慕藺抑如大報前日所云。不

平兒野心勃勃。遂欲以下走爲西子之舞。而捧心相效耶。三字署名僕所反對。非有他義。惡其累墜不便行文耳。濁世麻郎強爲割截。昔人葛亮韓禽已有成例。母以杜撰爲僕譏也。凡所云云悉歸忠厚大報。倘能盡受言則嗣今以後發爲言論。或收集來稿。宜有別裁。母爲纖兒販夫所利用。庶桑榆之收可以自致。如或意有未融。反覆論辨亦當出以雅馴。前見天曉與雙雲筆戰。乃如悍婦罵街。申申不已。僕實羞之。亦竊爲大報不取也。不平勿白。

再碧月花演戲本無足道。然較諸月月紅猶覺略勝一籌。卽海上諸伶如碧月花者何限。而天曉必斤斤視爲深仇大敵。殊不可解。雙雲原文僕未寓目。無從置喙。然如大報所引。演貞烈戲必極其貞烈。演淫蕩戲必極其淫蕩。方有價值。此等議論亦與麻郎評璧雲富春樓諸語相似。大報歡迎麻郎投稿。而獨斥雙雲。豈非意見誤之耶。至因碧月花而遷怒春航。謂雙雲爲獻媚。旣不得其獻媚之由。則以名伶曲本證之。復痛詆其曲本之無聊。尤爲軼出範

集 航 春

圍以外。天曉評馮賈優劣。語有獨到之處。非勃勃諸人可比。僕故願爲之進一解也。僕與雙雲未有一日之雅。非爲之推波助瀾者。麻郎濁世每疑僕爲雙雲化身。則幸甚矣。

麻郎詆春航以高尙人格自命。喬旦角而處處不屑爲旦角。此論甚怪。富春樓遺翠花諸劇。旣爲春航所勿演。彼所演者。非貞女。則烈婦。卽下至杜十娘花魁女。亦以良家子女墜入青樓。傲骨猶存。非甘心狐媚者。且春航以高尙出之。亦何貞劇中人哉。偷曰。旦角必不當高尙。高尙者必不適爲旦角。則吾願代千古美人一伸義憤。撲殺此獠。以正其敗壞名譽之罪也。卽姑讓一步。如雙雲所謂演貞烈戲。必極其貞烈。演淫蕩戲。必極其淫蕩。則亦擁戴碧月花爲黨魁可矣。何必賈氏哉。質諸天曉。以爲何如。

與春航論血淚碑書

越流

讀大作血淚碑。冷然如飲墜露。如餐落英。可以却疾。可以延年。歡感無量。終幕。

完聚九原快慰。觀者之心而復說明理之所無以懲鵝鷀輕生之患意甚盛也。然玉茗風流還魂作記。彼麗娘者一夢而死。死而至于冥寢中求得其所夢而復生事豈不至無稽哉。而後之人特賞其文之妙而未聞有斥其事之誕者。蓋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臨川固已詔之矣。想足下超識無解自必早鑑及茲然而卒因之者處澆薄之俗懼淺人之譏必有所不得已耳。夫死生固異名而同塗者也。死於此而生於彼在此謂之死在彼亦謂之生其生也既有聚散悲歡之遇其死也又安知其必不然耶。彼耳食歐化者固不足與語至理獨惜足下妙才乃亦徇于俗而不得大暢其致耳。

致不平書

禕蘭

不平足下讀君致圖書劇報書方知小子前撰春航別史一節竟爲人所詆謗。偶爾走筆便被人牽入塵途可恨亦殊可笑也。小子自謂此文不過爲春航表明一段歷史並爲海內名流貢其顛末旣未嘗有左右袒之心更不知有馮黨

集　　航　　春

賈黨之別。且僕對於璧雲。不特無絲毫瑕疵之毀。而且有南北古今能有幾人之譽。蓋本我良心。發爲公論。不忍以春航之光。而掩璧雲之亮也。至於春航之價值。海內君子早有定評。自非予小子區區一段別史之說明。即可以長春航若何之身價。更非彼市井俚言。信口雌黃者所能損。春航於萬一寶鏡韜光。自非糞土塵屑所能掩沒也。小子避諱養晦於西子湖畔久矣。閒來舍民立報。及正當經書以外。別無所寓目。平日既不知海上有圖畫劇報。更不知圖畫劇報中。有所謂勃勃麻郎濁世其人其文者。本日讀君致圖畫劇報書。方知毫無價值之穉蘭。竟有人欲以之與雙雲。越流二君合而爲一。寧不令人噴飯耶。彼剖分小子。尙屬微末。然而唐突雙雲。越流二君。木免罪過矣。小子平日既不知人世間。有所謂勃勃麻郎濁世其人。則自問當不至取罪於彼輩。然而彼因君之故。而遷怒於小子。豈真效瘋犬之噬人耶。雖然。彼麻郎濁世亦猶人耳。必不至平空遷怒於小子。然則。彼麻郎濁世之所以快心詆謔。小子者。其爲春航別史。

中。有。逐。臭。之。夫。及。貪。淫。好。色。之。登。徒。子。二。說。因。而。取。罪。於。麻。郎。濁。世。乎。然。則。彼。
麻。郎。濁。世。誠。不。啻。自。認。爲。逐。臭。之。夫。貪。淫。好。色。之。登。徒。子。矣。若。如。是。吾。於。若。輩。
何。尤。焉。然。吾。知。麻。郎。濁。世。平。日。與。小。子。旣。無。一。面。之。緣。則。無。嫌。怨。可。知。是。其。所。
以。詆。謗。毀。謗。鍛。鍊。羅。織。者。亦。出。於。不。得。已。計。耳。蓋。彼。輩。欲。取。媚。於。璧。雲。勢。不。得。
不。推。倒。春。航。欲。推。倒。春。航。更。不。得。不。運。其。鬼。域。伎。倅。鍛。鍊。羅。織。與。吾。人。打。筆。墨。
官。司。以。爲。其。他。日。獻。殷。勤。於。璧。雲。之。張。本。此。黨。爭。之。所。以。日。趨。于。蛇。蝎。而。鍛。鍊。
羅。織。之。獄。所。以。滿。天。下。也。春。航。曰。毀。譽。由。人。守。身。由。我。此。君。子。之。所。以。不。屑。論。
是。非。也。嗚。呼。道。德。淪。陷。而。惡。風。長。廉。恥。沈。沒。而。良。心。喪。此。正。人。君。子。之。所。以。飲。
恨。吞。聲。魑。魅。之所以。白。日。現。形。也。寄。語。麻。郎。濁。世。君。等。欲。獻。媚。於。賈。氏。則。
宜。直。接。向。賈。氏。陳。其。衷。曲。則。如。賈。氏。之。多。情。或。能。憐。君。之。苦。心。略。加。青。眼。於。是。
君。等。之。目。的。既。可。達。君。等。之。榮。耀。又。無。窮。愚。爲。君。計。莫。善。於。此。也。若。欲。爲。捕。
風。捉。影。鍛。鍊。羅。織。作。餓。鬼。之。逢。人。即。攫。誠。恐。弄。巧。反。拙。不。特。君。等。之。醜。態。畢。露。

春

航

集

卽君等所崇奉之璧雲亦恐反爲君減色矣僕竊爲君輩不取也再君等須知
僕與春航幼同筆硯其所以愛之者無他爲其聰明好學孝義守禮耳非若君
輩於燈光電影中觀璧雲徒取其皮相也嗚呼麻郎濁世可以自省矣穉蘭

白

贈春航

越流

春華落盡吳王宮秋水一剪玉芙蓉雪貌離離眸子風態儂儂落掌中溫如
洞口護雲根冷如江上躍霜鋒曼聲一哭復一歌三日不飯雍門童矧我客愁
愁不醒嘔盡心肝賦惱公

題春航集簡亞子

微廬

江南詞客愛新聲一卷香奩集已成並世風流推教主少年時輩讓才名哀時
且儗蘭成賦好色深知宋玉情便欲騎驢來過訪白雲留我餉春耕

次韻答微廬

亞子

補遺

十一

此是空山痛哭聲。學儒學俠兩無成。文章已悔聰明誤。歌舞還留輕薄名。南國佳人真絕世。東籬處士剩閒情。風花收拾他年事。便欲商量到。耦耕。

敬告不平錄民立報

越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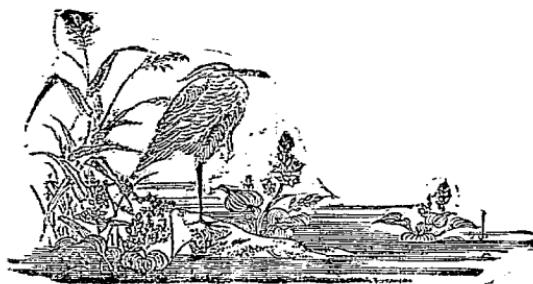
連日讀不平君至圖畫劇報書。始稔頗有偷父譏吾尊春航爲伶聖。伶聖二字之義。猶昔人稱草聖酒仙。不平君釋之是矣。然吾猶不自厭其狂願爲不平君更進一解焉。若彼荒僞吾欲罵之。猶嫌口臭安暇與之斤斤較量哉。夫同孔人也。春航亦人也。周孔具四支戴五官之人也。春航亦具四支載五官之人也。旣同爲人。且同爲具四支載五官之人。則周孔可聖。春航寧獨不可聖哉。吾雖真欲躋春航於周孔庸何傷乎。蓋聖者表其極也。周孔制禮作樂治國平天下。其行爲極而稱聖焉。春航曼歌緩舞音繞梁塵。感絕童耄。其藝爲極。亦稱聖焉。其極一也。故其爲聖亦一也。特其所致不同。而其至亦異。孰能謂其不宜哉。又有譏不平君視春航若帝天父母者。不平君怫然不悅。而屑屑與之辨竊復以爲。

過也。管夷吾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生我知我其重一也。所從來遠矣。春航於不平。君固具風塵青眼。與否。吾未識。不平。君亦未識。春航不能知。然吾儕不幸。生而善感。值窮途而慟哭。遇染絲而泣涕。每觀春航一劇。悲啼歡笑。莫不自吾胸中所欲出。嗟乎。茫茫天壤。又安得不興知音之感哉。然則固不必一舸泛五湖。把臂入深林。而後始稱相知也。由斯而談。則雖視春航若帝天。父母寧爲過耶。猶慮春航不肯相憐恤。若赤子嬰孩耳。不平君其謂然乎否乎。

亞子編春航集成。以謀付梓。余乃商之廣益書局主人。以版權歸于廣益。得酬四十金。亞子慨然曰。以此爲亡友亞雲印遺集。善乎。余曰。善。以後續有所輯。日必寄予一函。惟印成者。勢難添入。棄之又有負亞子。乃于編末別闢一門。曰補遺。亞子來書不謂然。余卒行之。終非亞子意也。凡此皆集中春航集記事所未及者。寄塵記。

集 航 春

補 遺



春

航

集



文壇第二頁第五行譏誤稔 第九行文人誤文入

第四頁第十二行東誤東

第五頁第十行以寄哀痛誤寄哀以痛

第六頁第六行彌誤靡 第九行忽誤忽

第七頁第三行脫厓字 第九行止齋誤止齊

第八頁第八行八父誤父父

第九頁第一行學舍誤舍學 第十二行弟誤第

第十頁第六行流露誤深露 第十行自惜誤之惜 第十一行何彼枝

誤被枝伺

校誤

第十一頁第一行一例飄零誤一例零飄 第六行鈍劍誤劍鈍 第十

行韻珂誤韻河 第十一行同

第十二頁第一行致辨誤至辨 剖析誤剖析 第二行琪葩誤琪苑
第三行伶界誤浮界 聲容誤聲客 第七行自讀誤自讚

第十四頁第三行振觸誤振觸 第五行此敏旅安誤此敬旋安

第十五頁第十一行而吾誤吾而

第十七頁第九行一味誤一味

第十八頁第二行席間誤席閒

第二十頁第五行靜氣誤氣靜 第九行一味誤一味

第二十一頁第二行鉅子誤距子

第二十二頁第五行一節誤一篩 第六行優劣誤優考

第二十三頁第一行爲用誤何用 不當誤不可 豈非誤爲其 第十

二行至于璧雲誤至璧于雲

第二十四頁第二行梨夢誤夢梨 第五行放牛誤放放 第六行不乏

誤不之 第八行提倡誤提提

第二十五頁第十行描寫誤抽寫

第二十六頁第一行隱相誤陷于

詩苑 第一頁第一行贈誤僧 第九行振觸誤振觸 梅村誤梅材

第二頁第一行舊韻誤舊音 第五行第幾誤幾第 第六行雙棲誤雙魁

樓 第七行萁豆誤箕豆 第八行魑魅誤魑魁

第四頁第七行估客誤佑客 第九行詞誤嗣 第十二行斃斂誤斃斂

第五頁第九行都誤部

第六頁第三行譎誤稔

第七頁第三行品目誤品自 第四行十萬誤萬十

第八頁第九行英雄誤英兒

第九頁第十行嫣然誤嫣無

第十頁第八行沁誤泌

第十一頁第三行絹誤銷

第十二頁第十一行漁獵誤漁臘

花房誤花芳

第十三頁第十一行迷芳誤芳迷

第十四頁第二行哀藥誤哀藥

第八行華貴甚誤華賣貴

第十五頁第一行金粉誤全粉

第八行因緣誤因緣

指點誤指盡

踞誤居

第十七頁第二行豐艷玲瓏誤艷玲玉瓏

第十八頁第五行驟裏誤腰裏

權簪繳誤春簪繳

第十九頁第二行微盧誤微盧

第三行未許誤末許

第九行梔子誤

梶子 第十二行恐誤怒

第二十頁第二行春航誤航春 第四行微廬誤微廬 第八行綺夢誤
綺塵

第二十一頁第四行吾士誤吾士

第二十二頁第五行題誤額 第九行轉蓬誤給蓬

第二十三頁第二行芳心誤苦心 第八行末嫌誤未嫌 第九行到猿
臂誤別猿臂

第二十四頁第四行忘却誤妄却 第七行珍重誤珍第 第十行春航

誤航春

第二十五頁第二行眞實誤與實

第二十六頁第一行嬖子誤璧子 第五行媵誤媵 第十二行馮郎誤

馮郎

校誤

第二十七頁第五行王門誤玉門 第六行偏誤編 第七行鳳尾誤風尾

第二十八頁第三行遇誤進 聽罷誤聽署 第八行未洗誤未先 占
誤點 第十行芙蓉誤笑蓉 第十一行已判誤已拵

第二十九頁第七行難忘誤難望 第十行小註夕秀詞誤夕秀祠 第

十一行何可再無誤無可再何

第三十頁第一行小註歌曲誤唱曲 又中人誤人中 第七行無方誤
無力

第三十二頁第三行瓊誤璞

第八行春航下脫韻字

詞林第一頁第四行羅袜誤羅袜 第七行蕉萃誤萃蕉

第二頁第六行歌舞誤舞歌

第三頁第一行焉誤馬 第二行雙飛誤雙飛 第六行再誤問 第七

行堅牢誤堅牢 第十一行繒纈誤纒纈

第四頁第一行問誤再 第七行鶯梭誤鶯梭 第八行婉轉誤婉辦

第五頁第四行淚雨一絲絲誤淚一絲雨絲 第五行小註愴然誤儉然

第九行且住誤且佳

第六頁第四行瑞誤端 脫一厂兩字

劇評第一頁第七行梁誤梁

第二頁第十行潛潛誤潛潛 第十二行法場誤法過

第三頁第一行前夕誤前幕 第十ー行是淚是血誤是血是血

第五頁第六行願誤願 第七行軒輊誤軒輕 第八行戲園誤戲團

第十行之舉誤之興 第十二行每夕誤每月

第六頁第四行彌誤弭 第七行演血淚碑誤血淚演碑 第十一行梅

村誤梅材

校誤

第八頁第一行演血誤血演 等三行振觸誤振觸 第九行芳塵誤塵

芳第十行閒花誤間花

第九頁第二行當壚誤當驢 第七行子弟誤子弟

第十頁第三行余觀誤余相 第六行小註一假誤二假 第九行侑觴

誤有觴

第十一頁第八行遂盜誤逐盜 第十行允宜誤久宜 第十二行嬖誤

嬖

第十二頁第三行同

第十三頁第一行倏然誤條然

第十四頁第一行何競南君誤何競尹南 第二行足下誤足不

第十五頁第七行珠聯誤殊聯 第十行春航誤航春

第十六頁第三行夤緣誤夤緣 第九行肖並誤並肖 第十一行滙語

誤滙詰

第十八頁第七行身無誤自無 第十二行未讐誤未稔

第二十頁第一行覲覬誤覬覬 第十二行奮勇誤奪勇

第二十三頁第十行妖道誤道妖

第二十五頁第一行英雄誤英英 第六行軒輕誤軒輕

第七行讐誤稔

第二十六頁第六行從容誤從客 一幕誤一容

第二十七頁第四行且誤旦 第八行末誤未 第九行甚爲誤甚然

第二十八頁第七行星期日誤星朝日 第八行春航誤春春 緣慳誤

緣慳 第十行然止齊愛博而情不專誤情然止愛博而博不專

第二十九頁第一行閒誤間 第八行大家誤太家

第三十一頁第三行少閒誤少間 第四行端適誤端遼 第五行負誤

員 第七行行矣誤行吳 第九行一技誤一枝 第十二行揚誤楊

第三十二頁第七行兄刻誤七兄 第九行何等誤何筆

第三十三頁第七行儼有誤仿有

第三十四頁第二行大底誤大低 第十一行棄疾誤棄疑

第三十五頁第七行不朽誤不朽

第三十六頁第六行鍾情誤情鍾 下脫春航兩字

第三十七頁第四行天梅誤醉梅

第三十八頁第四行春下脫航字

第三十九頁第一行當讓下脫春航兩字 第十行化粧誤粧化

第四十頁第八行如戟誤如戰

第四十四頁第二行止齋誤止齊 第三行牋誤牋 第十一行辨別誤

辨到

集 航 春

第四十五頁第六行況馮誤馮况

第四十六頁第三行昨演誤時演

第四十七頁第八行飄風誤諷風

第四十八頁第三行孟獲誤孟護

第九行蝶誤蚌
第四十九頁第五行綺旋誤綺姪

第七行酷肖誤酷肖

第八行東去

誤去東 第十一行片段誤手段

第五十頁第二行浙江誤浙江

第四行汪琬誤汪婉

第五十一頁第五行裴郎誤斐郎

第十行忽斷誤勿斷

第五十三頁第一行小註節錄誤錄節

仙芝誤定仙

第五十四頁第二行富春誤富貴

第八行振觸誤振觸

第五十五頁第一行梵王宮誤梵王官

第十二行遣興誤遺興

斷斷

誤斷斷

校誤

第五十六頁第一行決勝誤勝決 第三行濃蓋誤濃然 拮闊誤拮闊

第六行七人誤七入

第五十七頁第十二行雙處下衍西字

第五十八頁第二行孟鴻羣誤孟鴻辟

第五十九頁第一行係菊仙誤孫菊仙 第五行更有誤更爲 第十一

行若誤苦

第六十一頁第二行撮合誤措合 第十一行日誤日

第六十三頁第二行泊然誤汨然 第十行情至誤至情

劇史第二頁第五行譜誤稔

第六頁第七行挈眷誤挈脊

第七頁第三行叵測誤叵測 第十二行勾欄誤勾攔

第八頁第二行丐者誤正者 第四行拾銀誤拾錢 第八行勾欄誤勾

攔 第十行薄命誤簿命

第九頁第三行潛誤潛

雜纂第一頁第八行終覺誤終覽

第三頁第六行文文山誤丈文山

第四頁第一行苦憶誤若憶

第五頁第十行趙文連誤趙文遺

第六頁第六行邱治雲誤印治雲 第十行路玉山誤路玉山

第七頁第一行覓徧誤覓徧 第八行改良誤改良

第八頁第三行者數誤數者 第四行於馮誤馮於 第六行文誤丈

第九頁第一行恨海誤情海 第四行此皆誤比皆 確有誤確在

八行雖然誤難然

第十頁第七行演劇誤演驛

第十一頁第二行勾魂誤勾意

第十四頁第八行攻訐誤攻許 第九行又誤久 第十
一行色足誤足 是

第十六頁第五行由誤被 傲誤彷 第十一行舊劇誤者劇 舞臺誤
臺臺

第十八頁第十行綺旋誤綺施

第十九頁第十行艷麗誤艷高

第二十頁第七行賈璧雲誤觀璧雲

第二十一頁第三行風範誤風競 第十一行馮賈誤別賈

第二十二頁第八誤衰頽誤裏頽

第二十三頁第十一行一溼誤一溼

第二十四頁第二行靡靡誤靡靡

第九行一薰誤一董

第二十五頁第四行生張誤生張
第六行批杷誤批杷

第五行紅遍誤遍紅
第六行批杷

第二十六頁第三行孟姜誤孟良
第五行紅遍誤遍紅
第六行批杷

誤囊

第二十七頁第十行妄肆誤忘肆

第二十八頁第十一行馮係誤係馮

第二十九頁第二行皮相誤發相

第三十頁第七行蕙質誤惠質

第三十一頁第八行君玉誤君王

第三十二頁第六行嫠唱誤嫠唱

第三十五頁第五行忘形誤妄形

第三十七頁第十二行斐郎誤斐郎

校誤

第四十頁第九行傳情誤傳清 第十二行描摹誤描幕

第四十一頁第十一行眉梢誤眉稍

第四十二頁第十行又豈誤豈非

第四十三頁第一行佼佼誤皎皎

第四十四頁第五行小註謂愚也誤評劇評

第四十五頁第六行早婚誤古婚 第八行競競謂競競

第四十八頁第七行道白誤道口

第五十一頁第十一行貞壯誤厥諸

第五十四頁第十一行貞壯誤貞長

第五十六頁第九行雪膚花貌誤雪花著貌

第五十八頁第十二行喜食誤喜入

第五十九頁第二行落成誤成落

附錄第一頁第九行藏拙誤藏校

第四頁第六行先斬誤失斬

第五頁第三行旣入誤卽入

第六頁第十一行是其誤其是

第十二頁第二行伶官誤伶客

第十三頁第八行讓成誤詞成

第十四頁第三行吳門誤吳門

補遺第一頁第三行不於誤於不

第二頁第十一行杳冥誤查冥

第五頁第七行盡猷誤盡猷

第七頁第二行母疑誤每疑

第八頁第十行圖畫誤圖書

第九頁第九行未免誤木免

第十頁第五行鬼蜮誤鬼域 第九行魑魅誤魑魁

第十二頁第一行輕薄誤輕簿 第四行致誤至 始譖誤始稔

第六

行周孔誤同孔 第七行戴誤載 第八行同

海上廣書發行局

內容十八種

滿清稗史
十八冊二元五角

清宮詞

冊一角五分

清季野史

初二編洋裝三冊一元

捧腹談

冊一角五分

滑稽叢書

上下二冊

定價四角

弱女飄零記

冊一角

汪惕予先生譯

各病治療催眠術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動物催眠術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蒲留仙先生遺著

聊齋誌異拾遺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其餘各書另有附單

管戲近最生先山樊

樊滑稽集初文二編

說小夢樓琴後附

精定裝價冊角(二四)

各病治療催眠術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動物催眠術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蒲留仙先生遺著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二 洋 裝
冊

香 豔 集

◎ 冊一 裝 洋 ◎ 種 十二 集 每 ◎

- 第一編
新闢房紀樂曲
第一輯
玉懷曲
陳彩雲香集外史
陳蘭香語漫錄
第十輯
十億冤
新闢中十二曲
第二編
美人六咏
采來詞
第二輯
西廂記酒令
彭媽媽別傳
悼亡百韵詩
第三編
宋舊宮人詩詞
西湖花影詞
朱郎曲
第四編
南宋宮詞
燕台花影詞
第五編
宋舊宮人詩詞
外國羣芳譜
第六編
嫁娘詞
第七編
宋舊宮人詩詞
第八編
洗夫人傳
梅花女林芷娘譜
第九編
珠江香續集
冷香竹枝詞
第十編
羊城竹枝詞
第十一編
冷香竹枝詞
第十二編
安吳胡寄塵編
第十三編
長安看花詠物詩
香菴小譜
第十四編
琴樓夢
第十五編
江花品藻
第十六編
明懿安皇后外傳
董妃行狀
怡林竹枝詞
第十七編
舊詩
第十八編
西湖竹枝詞
第十九編
第一輯
第二輯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廣益書局
再版
三版
二版
六角
每冊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三月再初版

春航集上下兩冊
(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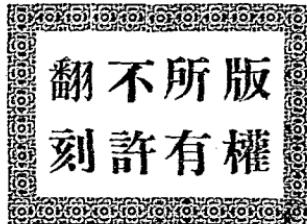
編纂者 柳亞子
校訂者 胡寄塵

印 刷 者 廣 益 書 局

發 行 者 廣 益 書 局

本書正注
增印影新
三版

翻刻許有權版不所



總發行所

上海

開封

漢口

長沙

廣益書局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埠 書 局

上海英租界棋盤街
廣益書局
電話四一三八號

2. 371
l=2